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毛詩注疏卷二十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待詔臣胡士震

校對官中書臣陳林

謄録監生臣黄廷璧

毛詩注疏卷二十四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頴達疏

大雅

生民之什

序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音義嫄音原姜姓嫄名有邰氏女帝嚳元妃后稷母也疏正義曰作生民詩者言尊祖也序又言尊祖之意以后稷生於姜嫄而來其文王受命武王除亂以定天下之功其兆本起由於后稷及周公成王致太平制禮以王功起於后稷故推舉之以配天謂配夏正郊天焉

祭天而以祖配祭者天無形象推人道以事之當得人為之主禮記稱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俱為其本可以相配是故王者皆以祖配天是同祖於天故為尊也祖之定名父之父耳但祖者始也已所從始也自父之父以上皆得稱焉此后稷之於成王乃十七世祖也不言姜嫄生后稷者經稱厥初生民時維姜嫄是據后稷本之姜嫄故序亦順經而為文也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者周語云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是后稷勤行功業為周室開基也中候稷起注云堯受河圖洛書后稷有名録苗裔當王是后稷子孫當王名見圖書也文既因之武亦因之故幷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也經八章上三章言后稷生之所由顯異之事是后稷生於姜嫄也下五章言后稷長而有功見其得以配天之意其言推以配天結上尊祖之言於經無所當也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傳生民本后稷也姜姓也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焉箋云厥其初始時是也言周之始祖其生之者是姜嫄也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當堯之時為高辛氏之世妃本后稷之初生故謂之生民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傳禋敬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禖焉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箋云克能也弗之言祓也姜嫄之

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於郊禖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能者言齋肅當神明意也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傳履踐也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於帝而見于天將事齋敏也歆饗介大攸止福祿所止也震動夙早育長也后稷播百穀以利民箋云帝上帝也敏拇也介左右也夙之言肅也祀郊禖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心體

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已者也於是遂有身而肅戒不復御後則生子而養長名之曰棄舜臣堯而舉之是為后稷

音義 禋音因弗音拂注同去起呂反下同禖音梅下同祠嗣絲反本亦作祀嬪婢升反韣音獨弓衣祓音弗又音廢下同齊側皆反本亦作齋篇末齋敬同敏密謹反歆許金反介音戒震真慎反見賢遍反齊敏側皆反又如字長張丈反下同拇音母足大指介左右如字處昌慮反復扶又反下故復同

疏 正義曰毛以為本其初生此民者誰生之乎是維姜嫄言有女姓姜名嫄生此民也既言姜嫄生民又問民生之狀言姜嫄之生此民如之何以得生之乎乃由姜嫄能禋敬能恭祀於郊禖之神以除去無子之疾故生之也禋祀郊禖之時其夫高辛氏帝率與俱行姜嫄隨帝之後踐履帝迹行事敬而敏疾故

為神歆饗神既饗其祭則愛而祐之於是為天神所美大為福祿所依止即得懷妊則震動而有身祭則蒙祐獲福之夙早終人道以生之既生之則長養之及成人有德為舜所舉用播種百穀以利益下民維為后稷矣本其初生故謂之生民民則人所不識后稷是顯見之號故言是維后稷以結之鄭唯履帝以下三句為異其首尾則同言當祀郊禖之時有上帝大神之迹姜嫄因祭見之遂履此帝迹拇指之處而足不能滿時即心體歆歆如有物在身之左右所止住於身中如有人道精氣之感已者也於是則震動而有身則肅戒不復御餘同傳正義曰此章首言生民即后稷也后稷而謂之民者本其初生而未有貴位生與民同以民言之故云生民本后稷也晉語云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是姜者炎帝之姓故云姜姓也言后稷之母配高辛氏帝謂為帝嚳之妃與嚳相配而生此后稷以后稷為嚳之子也張融曰高辛所

興地名嚳以字為號上古質故也大戴禮帝系篇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上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而生后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而生契次妃陳鋒氏之女曰慶都生帝堯下妃娵訾之女曰常儀生摯以堯與契俱為嚳子家語世本其文亦然故毛為此傳及玄鳥之傳司馬遷為五帝本紀皆遵用焉其後劉歆班固賈逵馬融服虔王肅皇甫謐等皆以為然然則堯為聖君契為賢弟在位七十載而不能用必待衆乃舉之者聖人顯仁藏用匿迹隱端雖則自知故不委任待衆舉而後用見取人之大法耳若稷契堯之親弟當生在堯立之前比至堯崩百餘歲矣堯崩之後仍為舜所勑用者以其並是上智壽或過人不可以凡人促齡而怪彼永命也若稷契即是嚳子則未嘗隔世左傳之說八元云世濟其美者正以能承父業即稱為世不要歷數世也其緯候之書及春秋命歷序言五帝傳世之事為毛說者皆所不信箋正義曰厥其釋言文初始釋詁文周

始祖后稷也周以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雍禘太祖
謂文王也后稷以初始感生謂之始祖又以祖之尊大
並謂之太祖周語曰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是也若文
王以受命之大唯得稱太祖不得言始祖也箋必名此
經之民為始祖者以人之為人皆有始生之時如此詩
言初生欲明自此已前未有周家種類周之上元始生
於此故言周之始祖解其言厥初之意也以炎帝姓姜
故知姜嫄是炎帝之後姓姜而以嫄配之故知有女名
嫄婦人不以名行此嫄或當是字但五帝時質未必有
名字之別故以名言之鄭信讖緯以命歷序云少昊傳
八世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則堯非嚳子稷年又少
於堯則姜嫄不得為帝嚳之妃故云當堯之時為高辛
氏之世妃謂為其後世子孫之妃也人世短長無定於
是時書又散亡未知其為幾世故直以世言之其大戴
禮史記諸書皆鄭所不信張融云稷契年稚於堯堯不
與嚳並處帝位則稷契焉得為嚳子乎若使稷契必嚳

子如史記是堯之兄弟也堯有賢弟七十不用須舜舉之此不然明矣詩之雅頌姜嫄履迹而生為周始祖有娀以玄鳥生商而契為玄王即如毛傳史記之說嚳為稷契之父帝嚳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人之常道則詩何故但歎其母不美其父而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是生后稷周魯何殊特立姜嫄之廟乎融之此言蓋得鄭旨但以姜嫄為世妃則於左傳世濟之文復恊故易傳不以為高辛之妃也傳正義曰釋詁文禋祭也則禋是祭之名又云禋敬也義得相通且祭必致敬故以禋為敬也大宗伯云禋祀昊天上帝注云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也則鄭以禋者惟祭天之名故書稱禋于六宗鄭皆以為天神經傳之中亦非祭天而稱禋祀者諸儒遂以禋為祭之通名王肅云外傳曰精意以享曰禋禋非燔燎之謂也袁準曰禋者煙氣煙煴也天之體遠不可得就聖人思盡其心而不知所由故因煙氣之上以致其誠故外傳曰精意以享禋

此之謂也準又稱雖者曰禋于文王何也曰夫名有轉相因者周禮云禋祀上帝辯其本言煙熅之禮也書曰禋于文武者取其辯精意以享也先儒云凡潔祀曰禋若潔祀為禋不宜別六宗與山川也凡祭祀無不潔而不可謂皆精然則精意以享宜施燔燎精誠以假煙氣之升以達其誠故也切以準言為然鄭於尚書以文武於明堂配五帝故亦以稱禋是禋名唯施於祭天也傳於此下即說郊禖之祀郊必祭天則毛亦以此禋為祭天其餘書傳言禋者則未知毛意與誰同也弗訓為去心所不欲即當去之故以弗去謂去無子以求有子也經言禋祀未知所祀之神故云古者必立郊禖焉言此祀祀郊禖也知者以婦人無外事不因求子之祭無有出國之理又禋祀以求子唯禖為然故知禋祀是祀禖也既言所祀之神因言其祭之禮自玄鳥至之日以下皆月令文所異者唯彼郊作高耳玄鳥燕也燕至在春分二月之中燕以此時感陽氣來集人堂宇其來主為

產乳蕃滋故王者重其初至之日用牛羊豕之太牢祀於郊禖之神蓋祭天而以先禖者配之變祀言禖者神之也其祭之時天子親自身往敬其事故親祭之於時后妃率九嬪從之而往侍御於祭焉天子内宫有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而獨言九嬪者以后是内宫之主須后妃率之五等則九嬪居中舉中而言明百二十人皆往也未有孕而往者求其早有孕也内宫百二十人周之制也高辛之時未有此數因禮之成文而引之耳於祀之時乃以醴酒禮天子所御謂已被幸有娠者也使大祝酌酒飲之於郊禖之庭以神之惠光顯之也既飲之酒又帶以弓之韣衣授以弓矢使執之於郊禖之前弓矢者男子之事使之帶弓衣執弓矢冀其所生為男也鄭於月令之注其意則然唯高禖異耳故鄭注云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娀簡狄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為禖官嘉祥而立其祀焉以為由高辛有嘉祥故稱高禖蔡邕月令章句云高禖祀名高猶尊也禖猶媒

也吉爭先見之象謂之人先毛於此及玄鳥傳皆依作郊禖則讀高為郊下傳云從於帝而見於天則此祭為祭天不祭人先也於郊故謂之郊不由高辛亦不以高為尊也郊天用特牲而此祭天用太牢者以兼祭先禖之神異於常郊故也鄭於此箋亦云禋祀上帝於郊禖則后稷未生之前已有郊禖之祀矣而月令注以為簡狄吞鳦卵生契後王以為嘉祥而立其祀又以契之後王始立此祀二義不同者鄭記王權有此問焦裔荅云先契之時以自有禖氏祓除之祀位在南郊蓋以玄鳥至之日祀之矣然得禋祀乃於上帝也娀簡吞鳦有子之後後王以為禖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禖毛傳亦云郊禖者以古自有於郊克禋之義又據禮之成文耳祀天而以先禖配之義如后土祀以為社此是鄭沖弟子為說以申鄭義其意言高辛已前祭天於郊亦以先禖配之謂之郊禖至高辛之世以有吞鳦之事以為禖之嘉祥又以高辛之世禖配此祭故改之而為高禖

故此箋從傳為郊祀禮解其高義後王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祀謂立禖以配郊非謂立郊求子始於後王鄭意或當然也如此為說可得合詩禮二注耳然禮注為高辛之世者謂高辛之後世子孫猶號高辛其時簡狄吞鳦卵生契如此得與稷同時為堯臣耳箋正義曰克能釋言文釋詁云祓福也孫炎曰祓除之福周語云祓除其心女巫云祓除釁浴左傳祓社釁鼓檀弓云巫先祓柩皆祓除凶惡義取祓去故云弗之言祓也禋祀上帝於郊禖祓除其無子之疾以得其福雖解弗字為異與傳去無子之意亦同也非天子不得祭天此姜嫄是為高辛氏後世之妃則其夫不為天子所以得祈郊禖祭天神故解之云二王之後得用天子之禮故也王者存先代所以通天三統使得行其正朔用天子之禮故禮運曰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二王之後得祭天也下言后稷功成乃封之於邰則此時必有國矣未知其國之名所在之地耳傳正義曰諸書傳言姜嫄履大

迹生稷簡狄吞鳦卵生契者皆毛所不信故以帝為高辛氏帝蓋以二章卒章皆言上帝此獨言帝不言上故以為高辛氏帝也釋訓云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傳既依爾雅以武為迹而不以敏為拇者毛意蓋謂爾雅不可盡從故也心識速疾謂之敏故訓敏為疾又解姜嫄得踐帝迹所由以高辛之帝親行禋祀姜嫄從於帝而往見於天故行在後而踐帝之迹從帝見天即上傳所云后妃率九嬪御是也踐迹者直謂隨後行耳非必以足躡其踐地之處也將事齊敏者將行也謂行祀天之事齊敬而速疾也鬼神食氣謂之歆故以歆為饗謂祭而神饗之也介大釋詁文福祿所止謂止於姜嫄使之早有子也震動夙早育長皆釋詁文動謂懷任而身動也昭元年左傳曰邑姜方震大叔哀元年左傳曰后緡方震皆謂有身為震也早者言其得福之早得福乃有身早文應在震上今在下者見有身而始知得福故先震後夙且以為韻故姜嫄之配高辛亦應久矣未必

生稷之歲始來配之若前已禋祀此言始震則是得福晚矣而言早者作者因事而言以祈即有子故繼祈為早耳又解此人其名曰棄所以謂之后稷者以其身為稷官能種百穀以利民故以后稷稱之周本紀云堯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堯典云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是其利民之事也箋正義曰鄭以此及玄鳥是說稷以迹生契以卵生之經文也河圖曰姜嫄履大人迹生后稷中候稷起云蒼耀稷生感迹昌契握云玄鳥翔水遺卵流娀簡吞之生契封商苗興云契之卵生稷之迹乳史記周本紀云姜嫄出野見巨人迹心忻然悅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及朞而生棄殷本紀云簡狄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是稷以迹生契以卵生之說也又閟宮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言上帝依姜嫄以生后稷故以帝為上帝且鄭以姜嫄非高辛之妃自然不得以帝為高辛帝矣此上帝即蒼帝靈威仰也長發箋云帝黑帝此不言

蒼帝者彼以下有玄王故言黑帝此下有上帝故言上帝各隨經勢而為文也爾雅引此釋之而以敏為拇指故依用之云敏拇也孫炎曰拇迹大指處釋詁文介右也郭璞曰相佑助也孫炎曰介者相助之義如人之左右手故以介為左右也傳以夙為早震後言早於事不次故轉之云夙之言肅自肅戒也以緯候及史記諸文故知祀郊禖之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也履神之迹直言武足矣而復言拇是先履其跟之迹及移足以就拇既言大迹明不能滿故云足不能滿履其拇指之處履拇之下而即言歆故知心體歆歆然意動之狀也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已者謂如人夫妻交接之道檀弓曰寡婦不夜哭注云嫌思人道亦謂此也於是遂有身肅戒不復御解載震載夙也大明曰大任有身是為震為有身靜女傳曰生子月辰以金環退之婦人有娠則禮當不御故所以自肅戒也後則生子而長養之解載生載育也周本紀云棄之隘巷寒氷後收養之初

欲棄之因名曰棄堯典云帝曰棄是名之曰棄文十八年左傳曰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堯不能舉舜臣堯而舉之使布五教於四方堯典注云舉八元使布五教契在八元中稷亦高辛氏之後自然在八元中矣故知舜臣堯而舉之堯典注又云堯初天官為稷舜登用之年舉棄為之故云是為后稷鄭志趙商問此箋云帝上帝又云當堯之時姜嫄為高辛氏世妃意以為非帝嚳之妃史記嚳以姜嫄為妃是生后稷明文皎然又毛亦云高辛氏帝苟信先籍未覺其偏隱是以敢問易毛之義答曰即姜嫄誠帝嚳之妃履大人之迹而歆歆然是非真意矣乃有神氣故意歆歆然天下之事以前驗後其不合者何可悉信是故悉信亦非不信亦非稷稚於堯堯見為天子高辛與堯並在天子位乎是箋易傳之意也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傳誕大彌終達生也姜嫄之子先

生者也箋云達羊子也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人道十月而生生如達之生言易也不坼不副無菑無害傳言易也凡人在母母則病生則坼副菑害其母橫逆人道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傳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箋云康寧皆安也姜嫄以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矣此乃天帝之氣也心猶不安之又不安徒以禋祀而無人道居然自生子懼時人不信也音義彌面支反達他末反注同說文云小羊也沈云毛如字易以豉反下同坼敕宅反副孚逼反說

文云分也字林云判也匹亦反菑音災注同

疏正義曰毛以為上言得福有子此言其生之易言可美大矣姜嫄之孕后稷終其孕之月而生之婦人之生首子其產多難此后稷雖是最先生者其生之易如達之生然羊子以生之易故比之也其生之時不坼不副不裂其母故其母無災殃無患害以此故可美大也天既祐令有身又使之生易是天意以此顯明其有神靈也上天之意豈不降福而安之乎言上天誠降福而安之使母之無病苦子得易生是天安之也姜嫄之身豈不見安於禋祀乎言姜嫄實見安於禋祀祈則有子生之又易是為禋祀所安也由為禋祀所安故得居處怡然無病而生子也鄭唯下四句為異言姜嫄履迹有身其生又易以此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也此乃上帝精氣姜嫄心不自安以天人道隔而人生天胤故心不自安也非徒生天之胤心不自安又不安其徒禋祀神明無人道交接居處默然而生此子以無夫而生又懼時

人不信當棄而異之使人知其異故下所以棄之也傳
正義曰誕大釋詁文彌終釋言文達生者言其生易如
達羊之生但傳文略耳非訓達為生也又解言先生之
意以人之產子先生者多難此后稷是姜嫄之子最先
生者應難而令易故言先生以美之此主言后稷是姜
嫄首子而已后稷有同母弟妹以否書亦無文焉箋正
義曰說文云達小羊也從羊大聲薛琮荅韋昭曰羊子
初生達小名羔未成羊曰羜大曰羊長幼之異名以羊
子初生之易故以比后稷生之易也大戴禮及春秋元
命包皆云人十月而生周本紀云姜嫄踐巨人迹身動
如孕者及朞而生子則終一年矣此言終月必終人之
常月馬遷之言未可信也傳正義曰經之所言皆說其
生之易故云言易也以總解一經又解易生所以為美
者以凡常之人在母腹則病其生則又坼堛災害其母
以横逆人道令后稷之生能無坼堛災害故美之也晉
語云文王在母不憂是謂未生為在母坼堛皆裂也禮

記曰為天子削瓜者堛之是堛為裂也坼堛災害其母皆謂當產之時閟宮云無災無害彌月不遲亦謂生時無災害故彼箋引此解之明其同也然則此經止言生易不言在母病傳言凡人在母母則病者因其生之易從在母而本之見凡人之生不如后稷所以為美耳橫逆人道謂不由人所生之道也史記楚世家云陸終娶於鬼方氏曰女潰孕三年不乳乃剖其左脇獲三人焉剖其右脇獲三人焉帝王世紀云簡狄剖背生契如此之類是橫逆人道也若然契亦大賢剖背而出則坼堛災害不為惡矣此美其無災害者人之賢愚不由母生之難易要人情皆欲其易不欲其難因見稷之生易言之以為美耳晉語曰大任震文王不變少溲於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病焉亦美文王生易與此同矣此言橫逆人道謂人所生之道上箋云終人道者謂人在母腹之道如有人道感已者謂人交接之道人道之言雖同三者皆小別耳赫顯也者以赫是明貌故為顯也天實降

福以安后稷美姜嫄實為因禋祀所安而經乃言不寧不康故皆反其言也王肅云天以是顯著后稷之神靈降福而安之言姜嫄可謂禋祀所安無疾而生子箋正義曰康寧皆安釋詁文箋以此章上四章言后稷之生下章言其棄之此經四句文在既生之後棄之上則是說其棄子之意為下章張本故易傳也履大迹而有身不由夫而生子是有顯著之徵也既見如此徵驗知其實有神靈故云姜嫄以赫然顯著之徵其有神靈審矣言姜嫄自知此子審是神靈所生也又解上帝不寧之意祀天而見大人迹履之如有感巳此感之者乃是天帝之氣人不當共天交接今乃與天生子雖生訖其心猶不安之也上帝不寧者為生天之膌故不安不康禋祀者懼時人不信故不安也以此故再言不安徒禋祀而無人道空祀神明而無人道交接故居位默然而得生子懼時人不信其然或得疑其犯禮姦淫而有此膌以此又復不安姜嫄既有此事不安欲望衆言故棄

之以顯其異使衆人知之也異義詩齊魯韓春秋公羊說聖人皆無父感天而生左氏說聖人皆有父謹案堯典以親九族即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堯安得九族而親之禮讖云唐五廟知不感天而生玄之聞也諸言感生得無父有父則不感生此皆偏見之說也商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謂娀簡吞鳦子生契是聖人感見於經之明文劉媼是漢太上皇之妻感赤龍而生高祖是非有父感神而生者也且夫蒲盧之氣嫗煦桑蟲成為己子況乎天氣因人之精就而神之反不使子賢聖乎是則然矣又何多恠如鄭此言天氣因人之精使之賢聖則天氣不獨生人此姜嫄得無人道而生子者言非一端也彼以古今異說言感生則不得有父有父則不得感生偏執一見理未弘通故鄭引蒲盧為喻以證有父得感生耳必由父也所引吞鳦生契即是不由父矣又何恠於后稷也稷契等雖感天氣母實有夫則亦為有父繼父為親故稱嚳之胄唐堯之親九族立五廟

亦猶此也稷契俱是感生棄稷不棄契者人之意異耳或者簡狄雖則吞鳦仍御於夫其心自安故不棄之耳馬融之說此詩則異於是矣故云仍御於夫王肅引馬融曰帝嚳有四妃上妃姜嫄生后稷次妃簡狄生契次妃陳鋒生帝堯次妃娵訾生帝摯摯最長次堯次契下妃三人皆已生子上妃姜嫄未有子故禋祀求子上帝大安其祭祀而與之子任身之月帝嚳崩摯即位而崩帝堯即位帝嚳崩後十月而后稷生蓋遺腹子也雖為天所受然寡居而生子為衆所疑不可申說姜嫄知后稷之神奇必不可害故欲棄之以著其神因以自明堯亦知其然故聽姜嫄棄之肅以融言為然又其奏云稷契之興自以積德累功於民事不以大迹與燕卵也且不夫而育乃載籍之所以為妖宗周之所喪滅其意不信履大迹之事而又不能申棄之意故以為遺腹子姜嫄避嫌而棄之王基駁之曰凡人有遺體猶不以為嫌況於帝嚳聖主姜嫄賢妃反當嫌於遭喪之月便犯禮

哉人情不然一也就如融言審是帝嚳之子凡聖主賢妃生子未必皆賢聖能為神明所祐堯有丹朱舜有商均文王有管蔡姜嫄御於帝嚳而有身何以知其特有神奇而置之於寒氷乎假令鳥不覆翼終疑適甚則后稷為無父之子嚳有淫昏之妃姜嫄有汚辱之毀當何以自明哉本欲避嫌嫌又甚焉不然二也又世本云帝嚳卜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若如融言任身之月而帝嚳崩姜嫄尚未知有身帝嚳焉得知而卜之茍非其理前郄繁礙義不得通不然三也不夫而育載籍之所以為妖宗周之所以喪滅誠如肅言神靈尚能令二龍生妖女以滅幽王天帝反當不能以精氣育聖子以興帝王也此適所以明有感生之事非所以為難肅信二龍實生褒姒不信天帝能生后稷是謂上帝但能作妖不能為嘉祥長於為惡短於為善肅之乖戾此尤甚焉馬昭曰稷奇見於既棄之後未棄之前用何知焉孫毓曰天道徵祥古今有之皆依人道而有靈助劉媼之任高

祖著有雲龍之怪褒姒之生由於玄黿之妖巨迹之感何獨不然而謂自履其夫帝嚳之迹何足異而神之乃敢棄隘巷寒氷有覆翼之應乎而王傳云知其神奇不可得害以何為徵也且匹夫凡民遺腹生子古今有之嚳崩之月而當疑為姦非夫有識者之所能言也鄭説能言羣賢以鄭為長長則信矣所言王短短猶未悉何則馬王立説自云述毛其言遺腹寡居必謂得毛深旨案下傳曰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是言天異后稷於人帝又承天之意所以棄而異之明示天下安有遺腹寡居之事乎即由天異而棄之何須要在寡居若以寡居為嫌何以必知其異若使無異可棄竟當何以自明又上傳云帝高辛氏下傳云帝不順天則帝亦高辛之帝安得謂之堯也五帝傳云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因之曰堯不名高辛益知此帝不為堯也何以堯知其然聽姜嫄棄之且馬王之説姜嫄為高辛之正妃其於帝

堯則君母也比之後世則太后也以太后之尊欲棄己子足以自專不假堯命云何聽棄之也又堯為人兄聽母棄弟縱其安忍之心殘其聖父之胤不慈不孝亦不是過豈有欽明之后用心若此哉若以堯知其神故為顯異則堯之知稷之甚矣初生以知其神纔長應授之以位何當七十餘載莫之收采且有聖弟不欲明揚虞舜登庸方始舉任雖帝難之豈其若此故知王氏之說進退多尤所言遺腹非毛旨矣其解文義傳意或然故采其釋經之辭遺其寡居之說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傳誕大寘置腓辟字愛也天生后稷異之於人欲以顯其靈也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於天下箋云天異之故姜嫄置后稷

於牛羊之徑亦所以異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傳牛羊而辟人者理也置之平林又為人所收取之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傳大鳥來一翼覆之一翼藉之人而收取之又其理也故置之於寒冰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傳於是知有天異往取之矣后稷呱呱然而泣音義寘之豉反下同隘於懈反巷戶降反腓符非反避也呱音孤泣聲也尚書云啓呱呱而泣是也疏正義曰上言后稷之生此言棄稷之事言可美大矣棄此后稷置之於狹隘巷中牛羊共避而憐愛之嬰兒未有所知當為牛羊所踐今乃避而愛之故可美大矣以牛羊避人理之常也又置之平林可美大矣又棄此后稷置之平地林木之

中會值有人往伐平林伐木之人見而收取之嬰兒之在林野當為鳥獸所害乃值人收取是可美大矣又以人之取人乃是常理復置之寒冰可美大矣復棄后稷朝旦於寒冰之上有鳥以翼覆以翼藉之鳥非人類而覆藉人是可美大矣既知有神人往收取鳥乃飛去矣后稷遂呱呱然而泣矣此其有神靈之驗也傳正義曰易屯卦云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是字為愛之義也知天生后稷異之於人者若其不異不應棄之異之於人猶有奇表異相若孔子之河目海口文王之四乳龍顏之類但書傳不言后稷異狀無得而知之耳言帝嚳若不順天意以順之則是為不明則棄之者帝意也以此傳觀之則后稷之生嚳尚存矣不得為遺腹矣箋正義曰箋以履迹而得后稷雖與傳禋祀得之不同其於異而顯之意亦一也故乘傳而釋之也天降精氣以生后稷本欲異之故姜嫄置后稷於牛羊之徑亦以異之亦者亦天也鄭以姜嫄非帝嚳之妃其棄后稷出姜嫄之

意故言姜嫄也步道曰徑以經稱隘巷故以徑言之此詩之意欲顯其異而棄之周本紀以為不祥故棄之謬矣傳正義曰以翼能覆藉嬰兒故知大鳥也以經翼在覆下則上覆下翼明非一翼耳人體忌寒近冰尤甚既奇而覆之明亦愛而藉之故知一翼覆之一翼藉之經因鳥有二翼互其文以見此意耳姜嫄以玄鳥至月而禋祀在母十月而生稷其生正當冰月故得棄之冰也

實覃實訏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傳覃長訏大路大也岐知意也嶷識也箋云實之言適也覃謂始能坐也訏謂張口嗚呼也是時聲音則已大矣能匍匐則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

也以此至于能就衆人口自食謂六七歳時藝之荏菽

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傳荏菽戎菽也

旆旆然長也役列也穟穟苗好美也幪幪然盛茂也唪

唪然多實也箋云藝樹也戎菽大豆也就口食之時則

有種殖之志言天性也音義覃徒南反本或作譚訏況于反匍音蒲又音符本亦

作扶匐蒲北反又音服本亦作服岐其宜反嶷魚極反

說文作凝云小兒有知長張丈反或如字別彼列反藝

魚世反荏而甚反菽或作叔音同郭璞云今胡豆是旆

蒲貝反穟音遂幪莫孔反瓞田節反唪布孔反徐又薄

孔反長如字疏正義曰毛以為上既言收取后稷此說

又張丈反其長養之事言后稷實以漸大言差大

於呱呱之時也於是之時言口出音聲則已大矣不復如呱呱時而已又歎之言后稷可美大矣實始匍匐之時已能意有所知岐岐然又能貌有所識嶷嶷然以漸有智慧能就人之口取食而哭之纔始能食即有種殖之志所種埶之若是荏菽也此荏菽乃旆旆然長大種禾則使有行列其苗則穟穟然美好所種之麻麥則幪幪然茂盛所種之瓜瓞其實則唪唪然衆多是其本有天性種則美好於後果為稷官而天下蒙賴於匍匐之上言誕者為岐嶷發文美大於匍匐之時能岐嶷也鄭唯實覃實訏為異言適始能坐而覃然適始張口而訏然餘同傳正義曰釋言云覃延也延引是漸長之義故為長也訏大路大釋詁文以岐嶷言克克是其性智之能故以岐為有智之意嶷為有識之貌內有所知乃外能識物故先岐後嶷箋正義曰實覃實訏為厥聲載路而言誕實匍匐為克岐克嶷而設取實之為義不指覃訏匍匐之體故云實之言適也適覃訏而聲已大適匍

匐而已能岐嶷為早慧之勢也定本為實之言是案集注並為適又以上言呱矣謂其泣之聲下言匍匐指其小之體覃訏之文在其間則亦指小時之實狀故云覃謂始能坐訏謂張口鳴呼儀禮注云禫之言澹澹然安意也則覃亦安意故為坐也訏音呼字又從言故為張口鳴呼是時聲音則已大矣謂大於呱呱之時因言張口鳴呼即說音聲之大且嬰兒既坐而後弄口破坐而後匍匐則智識漸生故於匍匐之下言岐嶷皆為事之次也所知在於心神故云岐岐然意有所知識別發於耳目故云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别見内外之異也岐嶷皆是其貌故重言之此岐嶷在匍匐之時則其生亦未一年矣就口食之時則已稍大故云以至於能就衆人口自食謂六七歲時也言至於者從此至彼見其間懸遠之意也后稷以上智之資必當早慧六七歲時不應猶就人食鄭言六七歲者以凡人之事準之耳或以為就口食者謂為稷官以成就衆人口食案下箋云就口

食之時已有種殖之志言天性也若為稷官之時始有種殖之志不足言其天性又種殖之志非始居官之日指斥居官不得云口食以此知以就口食正謂就衆人之口自取食矣傳正義曰釋草云戎菽謂之荏菽孫炎曰大豆也此箋亦以為大豆樊光舍人李巡郭璞皆云令以為胡豆璞又云春秋齊侯來獻戎菽穀梁傳曰戎菽也管子亦云北伐山戎出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令之胡豆是也案爾雅戎菽皆為大豆注穀梁者亦以為大豆也郭璞等以戎胡俱是夷名故以戎菽為胡豆也后稷種穀不應捨中國之種而種戎國之豆即如郭言齊桓之伐山戎始布其豆種則后稷之所種者何時絶其種乎而齊桓復布之禮有戎車不可謂之胡車明戎菽正大豆是也此荏菽重言者以蓺之之文為下總目於荏菽配之為句又分別説其茂之狀故重言之人供役者在於行列禾無在役之義故知役為列也言其行相當因禾文單故以役配之其旆旆旞旞幪幪皆言生

長茂盛之貌因其文異故以長長好茂散而承之其實互相通瓜瓞與五穀異苗以其蔓長故不為葉茂而以唪唪為多實也定本唪唪多實之上云瓜瓞瓞也案集注等並無此四字箋正義曰樹者種木之名可為種殖通稱故云蓺樹也上言以就口食此經接於其下故此所陳即是就食時事就口食之時已有此種殖之志言其天性也言其天性善於種殖於後果為稷官周本紀曰棄為兒時其遊戲好種殖麻麥美即此是也又曰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五穀者稼穡之民皆法之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宜其利下章是也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傳相助也箋云大矣后稷之掌稼穡有見助之道謂若神助之力也茀厥豐草種之黄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

即有邰家室傳茀治也黄嘉穀也茂美也方極畝也苞本也種雜種也褎長也發盡發也不榮而實曰秀穎垂穎也栗其實栗栗然邰姜嫄之國也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后稷於邰命使事天以顯神順天命耳箋云豐苞亦茂也方齊等也種生不雜也褎枝葉長也發發管時也栗成就也后稷教民除治茂草使種黍稷黍稷生則茂好熟則大成以此成功堯改封於邰就其成國之家室無變更也音義相息亮反注同茀音拂韓詩作拂拂弗也種支勇反注種雜種

種生不雜下嘉種并注並同襃余秀反穎營并反穗也
尚書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是也邰他來反后稷所封
國也今在京兆武功縣

疏正義曰毛以為既言后稷為兒時好種田此後言其為稷官時事也可美大矣
后稷之教民稼穡若有神明相助之道言種之必好似
有神助故可大也又說其若有神助之狀言后稷之教
民種殖乃除治而去其茂盛之草既去其草於此地種
之以黃色而茂盛者謂黍稷之穀也於是此穀既生實
方正而極於壟畝無空缺之地實根本而盡皆均調無
稀概之處謂春生之時也其苗實擁種而肥大實襃襃
然而生長謂夏末時也稍至秋分禾又出穗實盡發於
管實生粒皆秀更復少時其粒實皆堅成實又齊好實
穗重而垂穎實成就而栗栗然以此故收入弘多堯善
其功而賜之土宇封之於邰就有邰國之家室焉鄭以
方謂苗生齊等苞謂苗之茂盛種謂田種不雜成功而
改封於邰非始有國土唯此為異其文勢則同箋正義

曰下言有邰家室言功成之時則此章說為官時事故云后稷之掌稼穡也助人者唯神耳故知有見助之道謂若神助之力傳正義曰茀治釋詁文此說后稷教彼而言種黄則黄色是穀也穀之黄色者唯黍稷耳黍稷穀之善者故云黄嘉穀也以黍稷是民食之主故舉以為言其實諸種之穀皆種之閟宫言植穉菽麥尚書稱播殖百穀是所種非獨黄也茂盛則人所美愛故以茂為美此種之黄茂為下總目自此以下皆說嘉穀茂盛故先言黄盛以總之方者正方之義謂極盡壟畝種無不生地皆方正有苗故以方為極畝易稱繫于苞桑謂繫之桑本故以苞為本莊子說木之肥大云雍腫無用故以種為雍腫謂苗之肥盛也褎者禾長之貌故言長也發者穗生於苗初發苗生也以上言苗之極畝平均則發者非獨一莖發耳故言盡發則褎亦盡長秀穎好栗皆亦盡然舉一以明上下也釋草云華荂榮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謂之秀榮而不實謂之英是

不榮而實曰秀也李巡曰分別異名以曉人然則彼是英秀對文以英為不實故以秀為不榮其實黍稷皆先榮後實出車云黍稷方華是嘉穀之秀必有榮也此傳因彼成文而引之耳說文云穎禾末也禹貢定賦遠近之差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注云銍斷去稾也秸又去穎則穎是禾穗之挺書序云唐叔得禾異畝同穎謂挺上合也美其禾之成就不當言其有穎而已故云穎垂穎言其穗重而穎垂也栗是穀穗成就之穎故云其實栗栗然桓六年左傳云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服虔云穀之初熟為栗是栗為穀熟貌世本云有邰氏女曰姜嫄故知邰是姜嫄之國也傳以此言封之於邰下言祭天之事故解其意云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謂使邰國之女生后稷也故國后稷於邰謂封為邰國之君又特命之使得事天所以顯后稷之神順上天之命故也言國后稷於邰猶文王箋云而國於周后稷以前未有國於此始封之也此邰為后稷之母家其國當自有

君所以得封后稷者或時君絶滅或遷之他所也箋正義曰釋詁云苞茂豐也故知豐苞皆為茂也以經已有茂故言亦也經每實之下皆當字成義直言實本則不知何本且爾雅以苞為茂故易傳也方是方正故言齊等與傳極畝亦同但齊等據苗均極畝據地滿耳以傳言雍種是肥充之貌禾生雖肥不能至雍種種者繫本初種之稱即大田既種是也故以種為生不雜謂不稂不莠也傳以褎為長故申之謂枝葉長也傳以發為盡發不解發意故云發管時苗之將秀心如竹管穗發中而出故言發管也傳言其實栗栗止言栗栗是實貌不言所以得然故言成就以足之案集注云栗成意也定本以意為急恐非也就其成國之室家無所變更者謂邰國先有宮室后稷就而有之所以美后稷也鄭以姜嫄之夫先為二王之後是先有國故言改封其封早晚亦無明文中候握河紀云堯即政七十年受河圖其末云斯封稷契皋陶賜姓號注云或云七十二年斯封此

三臣止言封號不道其時即封此言成功蓋治水畢後地平天成之時也稷之功成實在堯世其封於邰必是堯之封矣故此箋及傳皆以為堯周本紀云禹封棄於邰號曰后稷以后稷之號亦起舜時其言不可信也杜預云邰始平武功縣所治𨞼城是也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傳天降嘉種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也穈赤苗也芑白苗也箋云天應堯之顯后稷故為之下嘉種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傳恒徧肇始也始歸郊祀也箋云任猶抱也肇郊之神位也后稷以天為巳下此四穀之故

則徧種之成熟則穫而畝計之抱負以歸於郊祀天得祀天者二王之後也音義秬音巨秠孚鄙反亦黑黍也又孚卑反徐芳婢反穈音門爾雅作虋同郭亡偉反赤粱粟也芑音起徐又巨已反郭云白粱粟也稃芳于反字書云麤糠也應應對之應為于偽反下天為已同恒古鄧反本又作亙穫戶郭反任音壬注同肇音兆徧音遍下同䟽正義曰毛以為上既言后稷功成受國堯又命使事天此言其祭天之事可美大矣此后稷善能於稼穡上天乃下善穀之種與之使得種以此祭祀天與之穀是可大也其言善種者維是黑黍之秬維是黑黍二米之秠維是赤苗之穈維是白苗之芑后稷既得此善種乃徧種之以秬以秠至熟則於是穫刈之於是畝計之徧種之以穈以芑至熟則於是任抱之於是負擔之以此秬秠穈芑之穀而歸始郊祀於上天也鄭以后稷先事天以歸郊兆之處

而祀天為異餘同傳正義曰降者從上之辭故知降嘉種者是天降嘉種也秬黑黍以下皆釋草文唯彼糜作釁音同耳李巡曰黑黍一名秬郭璞曰秠亦黑黍但中米異耳漢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米得黍三斛八斗則秬是黑黍之大名秠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別名之為秠故此經異其文而爾雅釋之若然秬秠皆黑黍矣而春官鬯人注云釀秬為酒秬如黑黍一秠二米言如者以黑黍一米者多秬為正稱二米則秬中之異故言如以明秬有二等也秬有二等則一米亦可為酒鬯人之注必言二米者以宗廟之祭唯裸為重二米嘉異之物鬯酒宜當用之故以二米解鬯其實秬是大名故名釀秬為酒爾雅云秠一稃二米鬯人注云一秠二米文不同者鄭志答張逸云秠即皮其稃亦皮也爾雅重言以曉人然則秠稃古今語之異故鄭引爾雅得以稃為秠也亦苗白苗者郭璞曰釁今之赤粱粟芑今之白粱粟皆好穀也箋正義曰如此言則成功受封

之後始天與之種唯四穀而已而閟宮云是生后稷降之百穀黍稷重穋稙穉菽麥所降多矣非徒四穀又彼下文乃言奄有下國俾民稼穡則是為稷官之日已得此種與此二文不同者天降種者美大后稷以稷之必獲歸功於天非天實下之也作者意異故先後不同此言祭之所用故指陳黍稷閟宮廣言民食故穀多於此孔叢云魏王問子慎曰往者中山之地無故有穀乃云天雨反以亡國何也曰自古及今未聞天下穀與人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穀以利天下若中山之穀妖怪之事非所謂天降祥也以此而言明非實降之也案集注及定本於此並無箋云傳正義曰以言種之廣多故以恒為徧定本作恒集注皆作亙字肇始釋詁文上言封之於邰是初為諸侯故云始歸郊祀下云上帝居歆知此祀為郊也箋正義曰以任負異文負在背故任為抱鄭以后稷二王之後先得祭天非為始祭故云肇郊之神位言神位之兆肇宜作兆春官小宗伯云兆五帝於

四郊是也商頌箋讀肇為兆此從略之又云得祀天者二王之後申明肇不為始之意也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

傳揄抒臼也或簸糠者或蹂黍者釋淅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箋云蹂之言潤也大矣我后稷之祀天如何乎美而將說其事也舂而抒出之簸之又潤溼之將復舂之趨於鑿也釋之烝之以為酒及簠簋之實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傳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所

以興來而繼往也穀熟而謀陳祭而卜矣取蕭合黍稷臭達牆屋先奠而後爇蕭合馨香也羝羊牡羊也軷道祭也傳火曰燔貫之加于火曰烈箋云惟思也烈之言爛也后稷既為郊祀之酒及其米則諏謀其日思念其禮至其時取蕭草與祭牲之脂爇之於行神之位馨香既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又燔烈其肉為尸羞焉自此而往郊以興嗣歲傳興來歲繼往歲也箋云嗣歲今新歲也以先歲之物齊敬祀軷而祀天者將求新歲之豐

年也孟春之月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音義舂傷容反揄音由又以朱反說文作舀弋紹反簸波我反蹂音柔叟所留反字又作溲濤米聲也爾雅作溞音同郭音騷烝之丞反浮如字爾雅說文並作烰云烝也抒食汝反蒼頡篇云取出也穅音康字亦作康俗米旁作康非淅星歷反說文云汰也汰音大復扶又反鑿子洛反精米也字林作糳云糲米一斛舂為八斗也子沃反簠音甫簋音軌羝都禮反字亦作抵軷蒲末反說文云出必告道神為壇而祭為軷字林同父末反燔音煩後皆同溢音利又音類芟所銜反獮息淺反奠徒練反爇如悅反馨呼丁反傅音附貫古亂反諏足須反疏正義曰毛以為上言得穀祭天此言將祭之事可美大矣我后稷之祀天其禮如何先以所得秬秠糜芑之粟或使人在碓而舂之或使人就臼而抒之或使人簸揚其穅或使人蹂踐其黍言其各有司存並皆敏疾也既蹂舂得米

乃浸之於盆淅而釋之其聲溲溲然言趍疾又炊之於甑爨而烝之其氣浮浮然言升盛也既烝熟乃以為酒食又於先穀熟之時則已謀度所謂穀熟而謀則已思惟其所祭之禮謂陳祭而卜以秋物之盛頼郊祀之福故穀熟則謀更郊所以豫備酒食也至祭之日乃取蕭之香蒿與祭牲之脂膏而爇燒之於行神之位使其馨香逺聞又取羝羊之禮以為祀軷之祭其祭軷也取所祭之肉則傳火而燔之則加火而烈之以為口之羞既祭神道乃自此而往於郊以祭天也所以用先歳之物齊敬祀軷而祀天者欲以興起來歳使之繼嗣往歳而恒得豐年故也鄭以春揄𣪘蹂為事之次蹂之言潤既𣪘去穅或復以水潤溼之將更舂以趍於鑿載謀載惟謂將祭諏謀其日思念其禮非穀熟已謀以此為思又以興嗣歳為興起新歳餘同傳正義曰以揄文在舂下𣪘上既舂而未𣪘故知揄為抒臼謂抒米以出臼也出臼則𣪘之故或有𣪘穅者或蹂黍者謂蹂踐其黍然後

舂之然則文當在舂揄之上今在下者以蹂亦為舂而為之喻歟俱是舂進令與舂相近且退蹂以為韻也上有糜芑是穆而獨云蹂黍者以祭用黍以為主故舉黍以言傳無言或者明各有其人俱趨於事不相兼也釋之既在歟之下烝之上故知為淅米也說文云淅汏米也孟子曰孔子去齊接淅而行謂淅米未炊漉之而去言其疾也釋訓云溞溞淅也烰烰氣也樊光引此詩孫炎曰溞溞淅米聲烰烰炊之氣溞烰與此不同古今字耳傳以淅米則有聲故言溲溲聲烝飯則有氣故言烰烰氣取爾雅之意為說也箋正義曰以蹂文在或歟之下不應方言蹂黍以水潤米必當蹂之使溼故云蹂之言潤如何乎者問人之辭故云美而將說其事意欲說之故說辭自問上生民如何亦如此也於此乃注彼從可如舂揄之下始云或蹂故知是既舂而抒出之又潤溼之將復舂以趨於鑿也召旻箋云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九章筭術粟一石為糲米六斛舂糲一斗

為粺九升又去為鑿則八升又舂為侍御則七升言趨於鑿者此承四穀之後一舂一斛始為糲米又一溼一舂猶未至於鑿故言趨於為漸到之意也米之細者乃窮於御止言趨於鑿者以經傳說祭祀之饌無言用御米者桓二年左傳云粢食不鑿昭其儉也則不儉者有用鑿之處郊天尊於宗廟其祭或當用之故上言於鑿也桓十四年穀梁傳說宗廟之事夫人親舂楚語云天子禘郊之事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夫人必自舂其盛韋昭云粢盛互文也言舂不過如天子躬耕三推而已故傳言或不斥后夫人也楚語又云天子親舂禘之盛韋昭云率后舂之亦天子親舂也酒與食用此米為之故云釋之烝之以為酒及簠簋之實孫毓云詩之敘事率以其次既斛據矣而傳以蹂為蹂黍當先蹂乃得舂不得先舂而後蹂也既蹂即釋之烝之是其次箋義為長集注等皆為蹂黍定本為蹂米者誤也傳正義曰傳自嘗之日至來歲之稼皆舂官肆師職文也

言於秋嘗祭宗廟之日則肆師臨卜問其來歲之芟除草木以種田宜之以否於秋獮當獮之日肆師臨卜問其來歲之所戒備得無兵寇以否於祭社之日則肆師臨卜問其來歲之所稼種宜之以否以嘗者嘗新穀古之始耕田者芟草以種穀令得新穀芟草之功故於嘗曰問芟獮主習兵以戒不虞故獮曰問戒社者祭土主稼穡故於社曰問稼鄭於彼注其意為然芟稼俱是田事而異日異問者以嘗新穀而本穀初初莫先於芟草故問芟稼種善否土地之事故祭土之日而問稼也社文在嘗獮之下謂秋獮祭社也嘗在孟秋獮社俱在仲秋取禽而後祭社故先獮後社也嘗社是祭神之事耳因而問卜獮乃秋獵不接神明亦言卜來歲者卜者自問吉凶於龜不由嘗社所祭之神但因用其日而問之耳獮為習兵故因兵事所以引此三文者欲見令秋穀熟之時即謀來年郊祭之事以令秋祭社之日豫卜來歲之稼若然必以令秋豫卜來歲者欲令來歲還似令

秋是興來繼往之義不云卜郊而言陳祭而卜者以來年郊祭本為祈穀令社日卜來歲之稼即是卜郊之義也陳祭而卜謂陳列嘗社祭之日豫卜來年善否若然此載謀載惟於穀熟已謀則其事在於酒食之前當與上四穀相連不可以他事間之謀惟是思念祭事故下之令與祭事相比也又云蕭合黍稷臭達牆屋既奠而後爇蕭合馨香皆郊特牲文彼唯馨作羶注云羶當作馨字之誤也蓋毛時未誤故讀彼從此彼言臭陽達於牆屋此無陽於二字引之略耳彼言宗廟之祭此是將郊為軷道之祭事不同而引之者證此用蕭之意蕭香蒿也爇燒也言宗廟之祭以香蒿合黍稷欲使臭氣通達於牆屋故記酌於尸已奠之而後燒此香蒿以合其馨香之氣彼神歆饗之故此亦用蕭取其馨香也此言祭脂彼不言脂彼言黍稷此不言黍稷皆文不具耳羝羊牡羊者以祭不用牝故知是牡也釋畜云羊牡羒牝牂郭璞曰羒謂吳羊白羝者也是亦以牡為羝也軷道

祭謂祭道神之祭傳火曰燔謂加火燒之商頌曰如火烈烈則烈是火猛之意不可近燒故云貫之加於火上曰烈即令之炙肉也箋正義曰惟思釋詁文又申明遠火為烈之意說文云烈火猛也爛火熟也俱是火熟之意故云烈之言爛也以酒則豫釀而成食則臨祭乃作故云后稷既為郊祀之酒及其米於此仍言其米則上為烝之釋之正為酒耳而箋兼言簠簋之實者以彼文有舂揄之事其為米者非獨為酒而已故兼言簠簋之實簠簋之實以就郊兆作之故此言其米也禮大夫以上將祭必諏謀其日日定乃卜之特牲禮云不取日明大夫以上諏之矣故云諏謀其日彼注云諏謀也載謀是謀其日則載惟是思其禮故云思念其禮正以特牲有諏之文故易傳不以謀為穀熟而謀取蕭草與祭祀之脂還是羝之脂也以牲為軷祭而設羝宜與軷同文脂則配蕭而用故先言之爇之於行神之位正謂祭軷之位以軷之所祭即是七祀行神故言行神之位馨香

既聞取羝羊之體以祭神者謂取牲體以祭伏於軷上秋官犬人云凡祭祀供犬牲伏瘞亦如之鄭司農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明此用羝亦伏體軷上故言體也犬人伏用犬牲此用羝者蓋天子諸侯異禮彼天子用犬此諸侯用羊禮相變也又燔烈其肉為尸羞言又者亦用此羝之肉為之也以七祀之祭皆有尸明軷祭亦有尸其燔炙者事尸之羞故云為尸羞也此后稷為諸侯得有尸則天子軷祭亦有尸依聘禮卿大夫軷祭用酒脯則無尸矣郊之其位在國外故云自此而往郊也傳正義曰以興嗣歲者此一句非祭所用故分而注之以興者是有所起發之意嗣者繼續之言故知為此祭者欲以迫起來歲以繼續往歲使之歲穀恒熟常獲豐年也來歲者據令祭時以未至為來已過為往耳非要別年也何則堯命后稷郊天未至定用何月要在歲首為之所言來歲正謂此年之秋耳箋正義曰箋意定以正月為郊何則正朔三而改自夏而上推之高辛氏當

以建寅之月為正故堯典云三帛注云高辛氏之後用黑繒是也王者之後自行其祖正朔后稷高辛氏之冑郊必正月既以正月為郊則嗣歲郊之歲也故云嗣歲令新歲而謂之嗣者使之繼嗣往年猶嗣子之繼父其意微與毛異大理亦同也孟春以下皆月令文也定本云孟春之令曰無月字元日謂善日上辛也祈穀即郊天也引此以證郊祭而云嗣歲之意因郊天主為祈穀故也禮器曰祭祀不祈言祈穀者不可私為己祈而穀者所以養民故言祈也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傳卬我也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葅醢也登大羹也箋云胡之言何也亶誠也我后稷盛葅醢之屬當于豆者于登

者其馨香始上行上帝則安而歆饗之何芳臭之誠得其時乎美之也祀天用瓦豆陶器質也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傳迄至也箋云庶衆也后稷肇祀上帝於郊而天下衆民咸得其所無有罪過也子孫蒙其福以至於今故推以配天焉音義卬五郎反盛音成注同香一本作馨亶都但反葅莊居反醢音海　上時掌反迄許乞反　疏正義曰毛以為上言將往祭天此言正祭之事我后稷葅醢大羹之屬盛之于豆又盛之于登以此而往薦祭此豆登所盛之物其馨香之氣始上行上帝則安居而歆饗之既為上帝所歆故反言以美之何有芳臭之誠得其時若此者乎言無有若此之最善也帝既饗其祭祀降其

福祿又述而美之言后稷受堯之命始為郊祀其福乃流於天下之衆民令皆得其所無有罪過而令人悔恨者子孫蒙其餘福以至於今而賴之令文王得由之而起令既致太平故推之以配天焉鄭唯以肇祀為郊兆之祀為異餘同傳正義曰卬我釋詁文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是木曰豆瓦曰登對文則瓦木異名散則皆名豆故云瓦豆謂之登冬官旊人掌為瓦器而云豆中懸鄭云懸繩正豆之柄瓦亦名豆也再言於豆者疊之以足句耳經唯言盛於豆傳辯其所盛之物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葅醢是豆為薦羞葅醢也公食大夫禮云大羹湆不和實於登是登為大羹湆者肉汁太古之羹也不調以鹽菜以質故以瓦器盛之箋正義曰亶誠釋詁文言盛葅醢之屬者以略不言羹故言之屬以包之祀天而用瓦豆者以陶器質故也郊特牲曰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是也定本集注皆云其馨香始上行俗本作上聞者誤也傳正義曰迄至釋

詁文上傳羣為始此亦當然箋正義曰庶衆釋詁文抑云庶無罪悔箋以庶為幸以彼是警戒之辭故為冀幸之義此既為上帝所歆不是始冀無罪故以庶為衆后稷為二王之後一國言耳縱使祭天得所不過福及一國而言天下衆民咸得其所無罪者以祭天而得豐年可以廣及天下且以后稷之教田農天下皆得其利故天下言之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序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禄焉箋九族曰已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之親也黄黄髮也耇凍梨也乞

言從求善言可以為政者敦史受之音義葉虎鬼反行道也葦草也者音苟爾雅云壽也梨利知反又利兮反方言云涷梨老也敦如字本又作惇同疏正義曰作行葦詩者言忠誠而篤厚也言周家積世能為忠誠篤厚之行其仁恩及於草木以草木之微尚加愛惜況在於人愛之必甚以此仁愛之深故能内則親睦九族之親外則尊事其黄髮之耇以禮恭敬養此老人就乞善言所以為政以成其周之王室之福禄焉此是成王之時則美成王之忠厚矣不言成王者欲見先世皆然非獨成王故即立周家以廣之九族是王近親黄耇則及他姓故言内外以别之經八章仁及草木首章是也内睦九族二章盡四章是也尊事黄耇五章盡卒章上二句皆是也以成其福禄卒章下二句是也三王養老必就乞言故序因而及之於經無所當也首章言葦唯有草耳舉草則木可知故

序言以足句耳箋正義曰親睦九族非直其父祖子孫而已故言上至高祖下至玄孫之親見同世高祖五服之内皆親之文王世子云族食世降一等則天子所燕及者非獨五服之内此唯言九族者言其親親以及遠舉九族以見同姓皆親之黄耇皆是老名故云黄黄髪耇凍梨釋詁云黄髪耇老壽也舍人曰黄髪老人髪白復黄也孫炎曰黄髪髪落更生者面凍梨色似浮垢也方言云燕代北鄙謂耇為梨郭璞注梨面色似梨也内則云凡養老五帝憲三王又乞言皆有惇史言五帝直養其意體而法效之三王亦養而法效之又乞善言皆有惇史故知得善言則惇史受之禮有内外小史大史無惇史正以待接老人擇史之惇厚者掌之惇非官名也故彼注云惇史史之孝厚者也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傳敦聚貌

行道也葉初生泥泥箋云苞茂也體成形也敦敦然道傍之葦牧牛羊者毋使蹴履折傷之草物方茂盛以其將終為人用故周之先王為此愛之況於人乎音義敦徒端反注同泥乃禮反注同張楫作苨苨云草盛也為此之為于偽反注内為設同疏正義曰言周之先王忠厚之至見敦敦然道傍之葦乃禁牧者爾所牧牛羊勿得踐履折傷之何則此葦方欲茂盛方欲成體維其葉泥泥然少而美好以其將為人用故愛惜之言其葉少美是愛之意周之先王尚愛及草木況於人乎是其忠厚之極也傳正義曰周禮以葦好叢生而謂之叢物故言敦聚貌禁其勿踐則生必近路故以行為道也猶慮牛羊所食故知是葉之所生泥泥然箋正義曰成形者謂至秋乃成為葦此時未成故言方以方為未至之

辭葦之初生其名為葭稍大為蘆長成乃名為葦八月萑葦是其事也此禁牛羊勿踐則是春夏時事而言葦者此先王愛其為人用人之所用在於成葦作者體其意故經以成形名之葦之初生正是牛羊所食而禁之者以牛羊當有牧處且見先王之意愛之耳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傳戚戚內相親也肆陳也或陳筵者或授几者箋云莫無也具猶俱也爾謂進之也王與族人燕兄弟之親無遠無近俱揖而進之年稚者為設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音義筵以然反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稚直吏反疏正義曰言先王有仁恩之故能誠心親戚其親戚之兄弟無遠無近

王俱爾而揖進之與之燕樂於時王心實悅鋪設促遽或有陳之筵席者或有授之以几者是王能親其所親也傳正義曰戚戚猶親親然親其所親起於心内故言内相親也相者兩相之辭族人固當親王但若王不親族人則族人亦不親王耳今王能降心則族人必親矣故以相言之毗陳釋詁文箋正義曰邇是近義謂揖而進之令自近也燕禮曰公降立於阼階之東南南嚮邇卿面南北上邇大夫北面少進注云邇近也揖而移之近之是也經直言莫遠而箋言無遠無近者以作者句有所局不得遠近並言舉遠則近可知矣几者所以安身少不當憑几而經筵几别文故知老者加之以几也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傳設席重席也緝御踧踖之容也箋云緝猶續也御侍也兄弟之老者既為設重席授

几又有相續代而侍者謂敦史也或獻或酢洗爵奠斝傳斝爵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箋云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醻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用殷爵者尊兄弟也音義緝七習反重直龍反下同踧子六反踖子亦反酢才洛反斝古雅反又音嫁夏戶雅反醆則簡反字或作琖同疏正義曰毛以為承上肆筵授几之文更申其事言王於族人既為肆之筵上又設重席其授几之人尊敬老者則有致敬踧踖之容既設筵几族人升堂受燕或乃主人進酒而獻之於賓賓既受卒爵或乃酌而酢答主人主人卒飲又洗爵酢以酬賓賓受而奠此斝不復舉之王與族燕以異姓為賓使宰夫為主人行此獻酢之禮也鄭以上二句特為老者設文既為老者肆筵又重設席

授之以几復有惇史相續代而侍之餘同傳正義曰旣言肆筵上又設席故知重席也不過下莞上簟而已春官司几筵注云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則言之筵席通矣彼以在下為鋪陳在上人所蹈藉故在下者稱筵在上者稱席此當與之同也以授几以供老人故以緝御為致敬踧踖之容傳以授几之時有踧踖之容則肆筵之文不主於老人當是承述上文與鄭異耳箋正義曰緝續者連續之故緝猶續也几御者皆侍具側故御為侍也上章已云肆筵授几令肆筵之上復設席則是主於老者異於上章少者或單席矣惇史主侍老人故知續代而侍者謂惇史傳正義曰禮主人洗以酬賓賓得而奠之所洗所奠猶一物也而云洗爵奠斝似是異器故辨之云斝爵也爵酒器之大名故儀禮飲觶者亦云卒爵是爵為總稱作者因洗奠之別更變其文耳夏曰醆以下皆明堂位文引之者明斝非周器謂之斝者彼注謂畫禾稼也箋正義曰此獻酢之法儀禮

行事之次為然知用殷斝為尊者公羊傳曰周公白牡魯公騂剛禮運云醆斝及尸君非禮也以大夫用之為僭明先代之物為尊也此言先王之事或在制禮之前自當正用殷爵而知必有異意者此詩成王之時作縱使追述先代當以周制言之不當舉殷之爵故知於時實用之也燕禮諸侯燕其臣子宰夫為主人則天子亦當然文王世子云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為賓則賓主皆非兄弟言尊兄弟者賓主為兄弟行禮而有之其器之設主為兄弟故也

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傳以肉曰醓醢臄函也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曰咢箋云薦之禮韭菹則醓醢也燔用肉炙用肝以脾函為加故謂之嘉

音義 醓他感反肉醬也鄭注儀禮云醓汁也醢呼改反脾婢支反臄渠略反字或作醵咢五洛反毛云徒歌曰咢爾雅云徒擊鼓謂之咢徒歌謂之謠函胡南反何又户感反本又作䑐同説文云函舌也又云口裏肉也通俗文云口上曰臄口下曰函比毗志反炙者夜反

疏 正義曰言王燕族人於獻酒之時則用醓醢幷非葅以薦進之也又復或燔其肉或炙其肝以為羞其正饌以外所加嘉殽則脾之於臄酒殽既備又作樂助歡於是時或比於琴瑟而歌或徒擊鼓而咢以此燕樂族人是王能内睦之也定本集注經皆作嘉箋以脾臄為加故謂之嘉是為嘉美之加也傳正義曰釋器云肉謂之醢李巡曰以肉作醬曰醢天官醢人注云醢肉汁也蓋用肉為醢特有多汁故以醓為名其無汁者自以所用之肉魚鴈之屬為之名也以臄為函蓋相傳為然服虔通俗文云口上曰臄口下曰函或當然也經傳諸言歌者皆以絃歌之故云歌者比於琴瑟徒擊鼓曰咢

釋樂文孫炎曰聲驚咢也王肅述毛作徒擊鼓今定本集注作徒歌者與園有桃傳相涉誤耳箋正義曰醓所以濡菹禮籩豆偶有醓必有菹故云韭菹則醓醢人云朝事之豆韭菹醓醢是也燔炙是正饌以脾臄為加助故謂之嘉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傳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鍭矢參亭已均中蓺箋云舍之言釋也蓺質也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與者以為賓序賓以賢傳言賓客次第皆賢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奔軍

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勤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焉箋云序賓以賢謂以射中多少為次第

音義敦音彫注及下同徐又都雷反鏃音侯又音侯矢名鈞規倫反舍音捨注同參七南反中丁仲反下皆同可與之與音預下與為同一本直云可者無與字矍俱縛反相息亮反圃布古反又音布觀古亂反又音官堵丁古反奔音奮覆敗也將子匠反點都簟反觶之豉

反爵名容三升語魚據反弟音悌耋徒節反好呼報反下皆同耆不之不弗武反下同耄莫報反字或作旄同八十曰耄勤音其百年曰期頤僅其靳反疏正義曰毛以為自此以下皆說養老之禮周之先王將欲養老親自射以擇士其天子所射之畫弓既堅勁矣其四鍭之矢既鈞停矣其舍放此既均同而中矣王既射以擇賓莫非賢者賓次序而為賓客者以此擇之故而皆是賢人也鄭唯下句為異謂次序羣臣為賓以射之賢者為次言以射中多少為差等餘同傳正義曰敦與彫古令之異彫是畫飾之義故云敦弓畫弓也冬官弓人為弓唯言用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彼不言畫文不具耳此述天子擇士宜是天子之弓故言天子敦弓此擇士之射與羣臣共之作者主言天子之弓而已其諸侯公卿宜與射者自當各有其弓不必畫矣其等級無文以明之也定四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事不經見未必然也又解四鍭之

義言鍭是矢參停者也參停謂三分矢一在前二在後
輕重鈞停四矢皆然故言四鍭既鈞冬官矢人為鍭矢
參分一在前二在後注云三訂之而平者前有鐵重也
矢而謂之鍭者釋器云金鏃翦羽謂之鍭孫炎曰鏑者
斷羽使前重也方言云關西曰箭江淮謂之鍭則鍭者
鐵鏃之矢名也又解舍矢既均之義言已均中藝為所
射之質四矢皆均中也案周禮司弓矢鍭矢殺矢用諸
近射田獵恒矢庳矢用諸散射鄭注云散射謂禮樂之
射此養老即是禮射而用鍭矢者此與賓客私宴不與
常射同或云先王用先代法不用周禮箋正義曰舍釋
俱是放義放舍之言釋謂既射放矢也傳言中藝故又
解之云藝是質即所射之物正鵠之總名但此說大射
當謂鵠也以下章言養老之事而此論射則知射為養
老故云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擇其可
與者以為賓禮稱將祭而射謂之大射養老與祭相類
而亦射以擇賓則亦為大射何則禮射有三賓射在朝

而射以娛賓燕射因燕而射以為樂皆無擇士之義樂記云祀於明堂以教諸侯之孝食三老五更於太學以教諸侯之悌是祭與養老為相類之事故知此射必大射也王肅以此為養老燕射案燕射於燕旅酬之後乃為之不當設文於曾孫維主之上豈先為燕射而後酌酒也以此知為毛之意亦為大射也傳正義曰言序賓以賢者謂次序為賓以此釋之而皆賢也然則非賢不得為賓故言賓客次序皆賢也自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以下皆射義文彼以圃下云蓋觀者如堵此引之略也矍相地名樹菜蔬曰圃於矍相之地有此圃孔子射於中以聖人行禮故觀射者衆如垣堵之牆焉將射先行飲酒之禮其禮立一人為司正使主飲酒之事至於將射則變司正為司馬故言射至於司馬立司馬是將射之始也於此之時使子路執弓矢出圃外以延進射者令欲射也子路延射則子路為司射矣執弓矢者明其為射之事也告觀者曰若賁為奔敗軍衆之將謂與人

為將撫御無方致使已軍喪敗或嘗為亡國之大夫謂
與人為臣不能匡輔令使其國滅亡及與謂人後謂他
人已自有後復往奇而後之則是貪財之人若有此行
者不得入其餘無此行者皆入子路言此之後蓋去者
半入者半子路所陳三事皆是人之惡行者觀者終不
半為此行但見其言畏其義故去者半耳既已半入於
圃又使公罔之裘及序點二人揚觶爵而為語公罔裘
先語於衆曰令射之所取之者唯十年而幼三十而壯
於是能行孝弟之行及六十之耆七十之耋尚能好禮
不從流失之俗脩飾己身以待其死而不變者可留於
此若無此行者不得在此射位此說既説所入之人於
中蓋又去者半而處留者亦半也序點又揚舉此觶以
語說於衆曰令射所取唯是好學不厭倦好禮不變慝
至八十九十之耄而能勤行稱舉其道不為亂者若無
此行不得在此射位於是皆去蓋僅有存焉鄭於彼注
其意為然傳言此者見在射位如此為難故先射擇之

則賓客皆賢知子路為司射者以鄉射云司射袒決遂取弓矢於西階乃告請射事令子路執弓矢延射故知為司射也司射與司馬別而先自言之明子路延射之節立司馬時也主射一人而已故子路獨出延射語說必須二人故罔裘序點相對而言也以揚觶者將以令衆故執爵以自表也二人語意相類而子路之言全與別者子路出圃外延入令衆人皆入就大衆之内簡去惡者故言惡者不入為威肅之辭其已入圃則是賓客將欲與之同射故使裘點就衆人之中簡取好者是故二人之言皆陳善事前言好禮而已後令好之不變前言耆耋好之後言耄亦不亂是先易後難使彌簡彌精故再言之後蓋僅有存焉蓋者謂語辭也子路言惡事其末當云有此行者不入裘點言善事其末當云無此行者不在此位以意在可知故不設此言是作文之常勢也孔子此射蓋為大夫射也大夫射禮有五大射賓射燕射鄉射主皮之射此射先行飲酒之禮則孔子用

鄉射禮何則大射自擇其臣非外人得入賓射則與賓爲之無詢衆之義燕射與所燕者射不得有外人觀之且燕在於寢不當處矍相之圃主皮之射則求中而已不在於禮而此射行禮又非主皮射明孔子此射用鄉射禮矣射義上又云古者天子諸侯將射必行燕禮鄉大夫之射必行鄉飲酒之禮其下則說孔子射事明孔子射前飲酒者是鄉飲酒之禮射者即是鄉射也故地官鄉大夫職云三年則興賢者能者以禮賓之厥明獻賢能之書於王退而以鄉射之禮詢衆庶注引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序點揚觶而語衆庶之義引證鄉射明孔子用鄉射之禮也箋正義曰投壺數算云某黨賢於某若干純爲中多者爲賢此射擇之爲賓而云賢明以射中多少爲次故易傳也

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傳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箋云射

禮搢三挾一个言已挾四鍭則已徧釋之四鍭如樹傳言皆中也序賓以不侮傳言其皆有賢才也箋云不侮者敬也其人敬於禮則射多中音義句古豆反說文作彀云張弓曰彀挾子協反又子合反个古賀反亦作介介徧音遍疏正義曰毛以為又說擇士為射之事言王之敦畫之弓既挽其弦而句然既挾此四鍭之矢徧釋之矣其四鍭皆中於質如手就樹之然王既為此善射以擇賢者為賓故其次序為賓者以此擇之故皆不有侮慢者也言為賓者皆是恭敬之賢人鄭唯下句為異言其次序賓不以侮慢多少為次第餘同傳正義曰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皆冬官弓人文也又云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弧注云王弓合九而成規弧弓亦然則此敦弓即彼王弧也傳言此者明既句是引滿之時也以合九成規此弓

體直令言既句明是挽之說文云彀張弓也二京賦曰彤弓既彀彀與句字雖異音義同箋正義曰射禮搢三挾一个大射禮然也搢者插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插三於帶閒挾一以扣弦而射也射禮每挾一个令言挾四鏃故知已徧釋之也案大射禮搢三挾一个謂卿大夫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傳曾孫成王也醹厚也大斗長三尺也祈報也箋云祈告也令我成王承先王之法度為主人亦既序賓矣有醇厚之酒醴以大斗酌而嘗之而美故以告黃耇之人徵而養之也飲酒之禮曰告於先生君子可也音義醹如主反說文厚酒也字林同

音女父反斗字又作枓都口反徐又音主三尺謂大斗之柄也醇音淳　疏　正義曰毛以為賓射既中可以助行養老曾孫成王於是承先王之法度維為主人矣其為主人酒醴維醹厚矣故令酌之以大斗而獻之以報養黄耇之老人鄭以此章始告老人下章乃言其養成王養老為主人酒醴維醹厚酌以大斗而嘗之以告黄耇將養之也傳正義曰以信南山經序準之知曾孫為成王也醹厚謂酒之醇者說文云醹厚酒也大斗長三尺謂其柄也漢禮器制度注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是也此蓋從大器挹之以樽用此勺耳其在樽中不當用如此之長勺也祈訓為求但從求善言而報養之故以祈為報也箋正義曰祈告釋詁文序言周家忠厚則此篇所陳周之先王與今王皆能親親而敬老也四章以上言親睦九族之事故箋於首章言先王五章以下言養老之事故箋又言先王以明周之先王盡能然也至於此章指言曾孫則是主言成王故云令成王承先

王之灋度為主人明先王亦然矣此先王指文王武王以其行天子禮故也若大王王季追王耳未能用天子灋上言先王射以擇賓則成王亦然故知即以文王之事接之云亦既序賓矣酌文在祈黃耇之上未告黃耇故知酌者酌而嘗之也飲酒之禮曰告於先王君子可也是鄉飲酒之禮賓賢能明日之事也彼注云先生大夫之致位者不以筋力為禮於是可以來君子國中有盛德者可召唯所欲引此者證祈為告義言養老之禮亦當豫告老人矣

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傳台背大老也引長翼敬也箋云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既告老人及其來也以禮引之以禮翼之在前曰引在旁曰翼壽考維祺以介

景福傳祺吉也箋云介助也養老人而得吉所以助大福也音義台湯來反徐又音臺爾雅云壽也鮐易來反魚名一音夷祺音其介音戒毛大也後皆放此疏正義曰毛以為成王之養老人也非止一時而已言此黃耇鮐背之老人成王以立長養事之以此常恭敬之由其尊耇老之人故得壽考維有吉慶以受大人之福鄭以上言告老人此言養之事黃耇鮐背之老人既告之而來成王乃使人以禮在前導引之以禮在傍贊翼之以此故得壽考維吉以助其受大福傳正義曰釋詁云鮐背耇老壽也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爾雅作鮐以其似鮐魚而此經作台故箋申之云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是依爾雅為說也劉熙釋名云九十曰鮐背背有鮐文或當然也引長翼敬釋詁文箋正義曰引者率引之義故云在前曰引謂在前相導之翼者如鳥之翼在身之兩旁故云在

傍曰翼謂在旁扶持之以此引翼是導引扶持之義則老人於是始來故易傳以上章為始告此章為正養傳

正義曰祺吉釋言文

行葦八章章四句故言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

序既醉大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箋成王祭宗廟旅醻下徧羣臣至于無算爵故云醉焉乃見十倫之義志意云滿是謂之飽德音義大音泰後大平皆放此行下孟反第四章以下注皆同徧音遍下同見賢遍反疏正義曰作既醉詩者言大平也謂四方寧

靜而無事此則事之大者故謂大平也成王之祭宗廟羣臣助之至於祭末莫不醉足於酒厭飽其德既荷德澤莫不自脩人皆有士君子之行焉能使一朝之臣盡為君子以此教民大安樂故作此詩以歌其事也士者事也言其才可以理庶事人行之成名公卿以下總稱之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其文兼公卿也君子者言其德可以君上位子下民雖天子亦稱之易乾卦九三君子終日乾乾謂天子是也公卿以下有德者亦稱之言人有德者謂人人皆有德以顯大平之驗經八章首章上二句是醉酒飽德也四章下二句言相攝以威儀五章言君子有孝行是有士君子之行此二事是大平之實故乃特言之但醉酒飽德本因祭蒙神福則遠被子孫故作者因言祭而得福祿澤及後世之事非詩所主意故序者略之本或云告大平者此與維天之命敘文相涉故遂誤耳今定本無告字箋正義曰以經言祭事故云成王祭宗

廟至於旅酬乃以酒次序相酬不遺微賤下徧於羣臣至於無筭爵爵行無數以此故云醉焉酌酒始於旅酬爵行終於無筭以醉必在祭末故先以無筭結之又從祭初至於祭末乃見十等倫理於是志意充滿如食飽足是以謂之飽德也祭統云夫祭有十倫焉見事鬼神之道焉見君臣之義焉見父子之倫焉見貴賤之等焉見親疏之殺焉見爵賞之施焉見夫婦之别焉見政事之均焉見長幼之序焉見上下之際焉此謂之十倫也彼陳目於上又歷說其事於下文多不可盡載略舉其意以為筵几依神詔室出於祊為交神明一也君迎牲而不迎尸為尸在廟門外疑於臣别嫌而迎是明君臣之義二也孫為王父尸已北面而事子則為父尸之故此父子之倫三也尸飲五獻卿尸飲七獻大夫尸飲九獻士與有司是明貴賤四也羣昭羣穆咸在别遠近親疏之序是親疏之殺五也賜爵禄於太廟此施爵賞為六也君在阼

夫人在房不相授受酢必易爵此別夫婦為七也祭末歸俎貴者不重賤者不虛是政事之均八也賜爵昭穆及有司皆以齒是長幼有序九也有畀煇胞狄閽者君在上而惠下是上下之際十也此十義祭必有之唯爵賞之施或有或無舉其有者而為十耳若然此十義祭則有之獨言成王之時為大平事者人有士君子之行自由王化之深實非祭末始然但作者因事見義以祭有飽德之事而臣有士君子之行以為政由於神化從神感是故因祭祀而美其人有德行以示世之大平耳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傳既者盡其禮終其事箋云禮謂旅酬之屬事謂施惠先後及歸俎之類**君子萬年介爾景福**箋云君子斥成王也介助景大也成王女有萬年

之壽天又助女以大福謂五福也音義施式豉反疏正義曰毛以為成王之祭宗廟羣臣助之至旅酬而酌酒終無筭爵而皆醉言成王既醉之以酒矣又於祭末見惠施先後歸俎之事差次二者之德志意充滿又是既飽以德矣君子成王德能如此當有萬年之壽天又大與汝大福也鄭唯以介為助餘同傳正義曰春秋日食盡者謂之既故解之云既者盡其禮終其事盡禮終事其義一也以經有二事故分之耳箋正義曰以傳解為二故又分而申之傳以禮解酒故云禮旅酬之屬言之屬謂下及無筭爵也傳以事解德故云事謂惠施先後謂尸飲五獻卿尸飲七獻大夫以貴賤為先後也及歸俎者貴者得貴骨賤者得賤骨貴者先而賤者後言之類見理兼十倫故箋略舉以包通之何知君子非上醉酒飽德之人而以為成王者以與萬年連文六章七章萬年之下以祚胤景命接之故知君子萬年宜斥成王也六章萬年

之下云永錫祚胤即乘之云天被爾祿明永錫者是天錫之也此介爾景福亦在萬年之下其文與彼相値明亦大也故云天助汝以大福也此祭宗廟而言天助者以人死魂歸於天雖人鬼所助者皆歸之於天焉少牢嘏辭亦云使汝受祿於天是也福謂五福者洪範云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注云康寧人平安也攸好德人皆好有德也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也此五者皆是善事自天受之故謂之福福者備也備者大順之總名詩言景福多矣以此篇福事數備於五故就此以明之見諸言景福義皆然也此篇言君子萬年是為壽也天被爾祿是富也室家之壼是康寧也昭明有融是攸好德也高朗令終景命有僕即考終命也為下具此五者故箋於是言之明此篇景福之言為下總目也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傳將行也箋云爾女也殽謂牲體

也成王之為羣臣俎實以尊卑差次行之君子萬年介爾昭明箋云昭光也疏正義曰毛以為成王之祭宗廟羣臣助之終於無算爵而皆醉言成王既醉之以酒矣爾王之殽羞牲體既差次而行之禮事終備女君子成王當有萬年之壽天又光大汝成王與之以昭明之道謂使之政教常善永作明君也鄭唯以介為助餘同箋正義曰歸俎者以牲體實之於俎故又謂俎實以尊卑差次行之者謂貴者得貴骨賤者得賤骨是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傳融長朗明也始於饗燕終於享祀箋云有又令善也天既與女以光明之道又使之長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令終有俶公尸嘉

告傳俶始也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箋云俶猶厚也既始有善令終又厚之公尸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諸侯有功德者入為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公君也音義俶尺叔反嘏古雅反疏正義曰毛以為天既光大汝成王以昭明之道甚有長也言與之明道未有極已之時以是之故王德高明而有善終禮莫重於祭饗燕是禮之始祭祀是禮之終言王能善於祭也王之善終又有始言王於饗燕之禮亦善為之由其終始皆善故於祭之時有諸侯之公與王為先祖之尸始以善告王使受福也由此祭而使羣臣飽德故因述王之祭祀焉鄭以為天既助汝王以光明之道不但一時而已又使之長遠也所以為長者使王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既以善名而終又使之篤厚是故公尸以善言

告王也傳正義曰融長釋詁文釋言云明朗也反覆相訓故朗為明也此言令終下云有俶則是始終相對下云公尸此論祭事祭統曰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是以祭禮為重禮終於是故謂之終以事神之禮為終則與人交接者為始故以饗燕為始享祀為終王者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始於饗燕終於饗祀箋正義曰以說一人之事宜為相亞故以有為又令善釋詁文天既助汝以光明之道令其無有窮已是又使之長也光明之道自在己身行之於人則有名譽此高朗令終還述有融之言故云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是其長也易傳者此昭明還乘上文而申之未有祭祀在其間故易之也傳正義曰俶始釋詁文天子以卿謂以卿為尸也卿而謂之公者言此卿之尊比下土諸侯也諸侯稱公故亦謂卿為公也白虎通引曾子曰王者宗廟以卿為尸射以公為耦不以公為尸避嫌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拜尸故不以公為尸然則當時傳記有此說故知宗廟之

尸必以卿也卿六命出封則為侯伯故得以公言之此
傳據卿非諸侯者為說耳若諸侯入為卿則稱公是常
矣箋正義曰箋以此文從介爾昭明以來轉相乘述則
是終有俶亦是介爾之事俱為神祐受之於天非言王
之祭燕行事始終故不從俶為始以令終已是善名故
以俶為厚釋詁文俶作也作事所以厚生故云俶猶厚
也言天祐成王既始使以善名終又使厚之見天意殷
勤之至也尸告主人唯嘏辭耳故知公尸嘉告謂嘏辭
也傳言以卿為非諸侯者故又言諸侯入為卿大夫以
申足傳說也諸侯有功德者入為天子之卿大夫謂侯
伯為卿子男為大夫五等在國臣皆稱之曰公故言公
尸也公君釋詁文明國君而稱公非必公爵也此宗廟
宜以卿為尸但因解公而連言大夫耳祭統云夫祭之
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
事之彼說天子諸侯之法則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其尸
用同姓也於同姓之中用其適者故祭統注云必取同

姓之適知者士虞記云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注云異姓婦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雖虞時男女別尸既祔則夫婦共尸唯此為異其用適則同也曲禮曰為人子者不為尸注云然則尸必卜筮無父者然則尸又用適而無父者也非其宗廟之祭則其尸不必同姓石渠論云周公祭天用太公為尸是用異姓也白虎通又云周公祭太山用召公為尸蓋天地山川得用公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傳恒豆之菹水草之和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者言道之徧至也箋云公尸所以善言告之是何故乎乃用籩

豆之物潔清而美政平氣和所致故也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傳言相攝佐者以威儀也箋云朋友謂羣臣同志好者也言成王之臣皆有仁孝士君子之行其所以相攝佐威儀之事音義褻息列反清如字又才性反好呼報反疏正義曰祭乘上公尸嘉告又問而說之言其此公尸以善言告者維何所為乎乃由王之所祭籩豆之物潔清而美又其時王之羣臣同志好之朋友皆有士君子之行所以相攝斂而佐助之其所以相攝佐者以威儀之事也由祭饌則潔清而美助者又善於威儀當神之意故公尸以善言告王也傳正義曰自交於神明以上皆郊特牲文所異者唯彼和下有氣此略之耳既引其文又云言道之徧至以解其間用水土之意恒豆謂恒常正祭之豆菹用水草

之和氣所生者而為之若昌本與昆葵也其醢則用陸地所産之物若麋麇之等也朝事為正故謂之恒其加豆葅用陸産之物若葵葅與豚拍也其醢則別用水物若蠃與魚謂饋食之豆以其亞朝事故謂之加此籩豆之薦用水土所生之品者以不敢用尋常褻美之味而貴其多品數故加相及所以交接於神明者言道之徧而至於水土故也彼注云此謂諸侯也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臡茆葅麇臡饋食之豆有葵葅蠃醢豚拍魚醢其餘則有雜錯云也記言恒豆加豆鄭引朝事饋食則以朝事為恒饋食為加取其水陸相配與記同者而證之以恒加相亞宜為朝事與饋食故不為饋外之加焉其其餘錯雜者於天官醢人云朝事之豆有韭葅青葅非水草也饋食之豆有蜃蚳醢蜃非陸産蚳非水物故言雜錯也此皆言豆而并言籩者籩與豆相配故連言之也此皆天子之禮而引諸侯法者取水土之品是静嘉之義故引之其雜錯猶自不同也箋正義曰維何者

問者辭靜嘉者答之意言政平氣和因解水陸之物得美之意此經意言其告維何由籩豆靜嘉下云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其胤維何天被爾祿更自申說類胤之事文勢雖與此異俱問而自說故同言維何也朋友謂羣臣同志好者言朋友則非一人論祭事而言攸攝則是羣臣相攝以助之友者同志之名故知朋友謂羣臣同志好者攝者收斂之言各自收斂以相助佐為威儀之事則祭義所謂濟濟漆漆是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箋云孔甚也言成王之臣威儀甚得其宜皆君子之人有孝子之行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傳匱竭類善也箋永長也孝子之行非有竭極之時長以與女之族類謂廣之以教道天下也春秋傳曰潁

考叔純孝也施及莊公

音義 匱求位反道音導施以豉反

疏 正義曰毛以為成王之臣既相攝佐以威儀故威儀甚得其適時之中皆為君子之人皆有孝子之行既有孝子之行又不有竭極之時能以孝道轉相教化則天長賜汝王以善道矣鄭唯長與汝之族類為異餘同箋正義曰孔甚釋言文時謂時節前事而量度之使已舉措合宜故云威儀甚得其宜賓之初筵箋以時為心所尊敬意亦類於此也傳正義曰匱竭俱是盡之義故以匱為竭類善釋詁文箋正義曰永長釋詁文祭義云大孝不匱言博施備物當謂天子諸侯行孝不匱也此孝子不匱承上朋友之文亦謂羣臣行孝與彼異也以言羣臣之孝則知永錫爾類為長與汝之族類謂轉相教導也各欲其類則可以徧及天下故云謂廣之教導天下近從朝廷而至於天下是其無竭極之時也所引春秋傳者隱元年左傳文彼言潁考叔之孝延及莊公亦使孝以諡有孝行

者能轉相教導也純孝者杜預云純猶篤也謂孝之篤厚也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傳壼廣也箋云壼之言梱也其與女之族類云何乎室家先以相梱緻已乃及於天下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傳胤習也箋云永長也成王女有萬年之壽天又長予女福祚至于子孫音義壼苦本反鄭梱也梱苦本反緻直置反疏之天與王以善道者維是云何乎正謂以此善道施於室家之內以此室家之善廣及於天下此所謂長與之也能使善道之廣如此則君子成王當有萬年之壽天又長與汝之福祚至於胤嗣之子孫言天深祐之使福及後世也鄭亦承上問而說之言羣臣以孝

行與其族類者維云何乎使至室家之內皆自先梱緻恩親乃後及於天下使皆室家相親是謂與族類也餘同傳正義曰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壼以宮中巷路之廣故以壼為廣王肅云其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周語單靖公之老送叔向叔向告其老而美單子引此章乃云壼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王肅據彼文以述毛傳彼言壼者廣裕民人故以壼為廣也箋正義曰箋以言室家之壼則壼即是室家之事若言室家之廣則於文不類故易之云壼之言梱以孝行與族類者室家先以相梱逼而密緻言其相親然後以此相親之道與其族類亦使之室家相親故言乃及於天下也毛據外傳為說外傳正解此文而箋必易之者箋之此意不違外傳也室家梱緻則可以化天下則是廣裕民人也韋昭皆取此箋以解外傳是其不違矣但不訓壼為廣與毛異耳

其楙維何天被爾禄傳禄福也箋云天子女福祚至于子孫云何乎天覆被女以禄位使禄福天下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傳僕附也箋云成王女既有萬年之壽天之大命又附著於女謂使為政教也音義被皮寄反注同著直略反下同

疏正義曰毛以為承上祚胤問而説之其言祚及後胤者維是云何乎正謂天覆被汝以福禄使之長保王位禄臨天下言既得福禄如此君子成王常有萬年之壽天之大命有所附著言常歸故汝傳之子孫也鄭唯以有為又餘同傳正義曰以僕御必附近於人故以僕為附傳不訓有為又故知不與鄭同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傳釐予也箋云天之大命附著於

女云何乎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使為之妃

釐爾女士從以孫子箋云從隨也天既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又使生賢知之子孫以隨之謂傳世也音義釐力之反媛于眷反妃音配又芳非反知音智傳直專反疏正義曰承上景命有僕問而說之言其大命所附之事維是云何乎乃與汝以女而有士行者使與汝為配耦既與汝女而有士行者又隨之以生賢者之子孫使之傳世是得天之大命附著也傳正義曰釋詁云釐予賜也俱訓為賜故釐得為予箋正義曰自六章至此其文有次因孝子之臣化族類以固王室故先言永錫祚胤為遠之辭但乘其句末而轉之故云其胤維何不言其祚耳其實七章所言天被爾祿景命有僕即祚也此章云釐爾女士從以孫子是胤也六章舉其目因而分

命又附著於汝指王之身是解祚也以此章言胥故下說之鄭以七章言祚故箋云天覆被汝以禄位天之大

箋云使生賢智之子孫以隨之謂傳世指其子孫是解胥也但以理得相因故言其胥維何而以祚答之見其

生賢胥乃可以保國祚故其言相起發也下言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則孫子是此士女所生故知女士謂女而

有士行者文母為十亂之一是女而有士行者也成王之妃書傳無文其子則康王也昭二十六年左傳曰成

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則康王亦明王也

既醉八章章四句

序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

安樂之也箋君子斥成王也言君子者太平之時則

皆然非獨成王也音義鳧音符鷖於雞反蒼頡解詁云鷖鷗也一名水鴞秖祁支反樂音洛篇末注同疏正義曰作鳧鷖詩者言保守成功不使失墜也致太平之君子成王能執持其盈滿守掌其成功則神祇祖考皆安寧而愛樂之矣故作此詩以歌其事也上篇言太平此篇言守成即守此太平之成功也太師次篇見有此義敘者述其次意故言太平之君子亦承上篇而為勢者王者之馭天下太平是功之所極物極則反或將喪之成之既難守亦不易故所以美其能守之也執而不釋謂之持主而不失謂之守持是手執之守是身護之盈者如器實滿故言持成者如物積聚故言守持守之義亦相通也故易注云持一不惑曰守是守亦持也神祇以人為主故能守成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矣神者天神祇者地神祖者則人神也經五章毛以為皆祭宗廟則是祖考耳而兼言神祇者以推心事神其

致一也能事宗廟則亦能事天地因祖考而廣言神祇明其皆安樂之也安者神意自安即來燕來寧來宜來處來宗是也樂者謂愛樂主人饗其祭祀降之福禄即來成來為來下來崇無有後艱是也其持盈守成言神祇所以得安之意於經無所當也鄭於神祇祖考經皆有之三章祭天地是神祇也卒章七祀亦神神之別也二章四方百物四章社稷山川於周禮皆地祇也首章宗廟即祖考也不言鬼而言祖考從其文以足句經序倒者序以天地人為尊卑之次以統其小者經以鳧至為次故不同也毛於首章傳曰太平則萬物衆多則不以鳧鷖所在興祭處也二章傳曰厚為孝子則是於祖考也卒章傳曰不敢多祈則是述孝子之情非尸有尊卑也然則毛以五章皆為宗廟矣鄭以首章祭宗廟二章祭四方百物三章祭天地四章祭社稷山川卒章祭七祀皆以首章一句言正祭次句以下言燕尸宗廟燕尸以祭之明日

其餘皆同日也如此為章次者以鳧鷖水鳥居水是常故先言在涇既以水為主然後從下而漸至於高鳥不常處或出水傍故次在沙而水中高地鳥亦往焉故次在渚水外高地鳥又時往故次在潨山之絕水鳥往最稀故以為末因以鳥之所在取其象類為喻故不依尊卑之次焉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傳鳧水鳥也鷖鳧屬太平則萬物衆多箋云涇水名也水鳥而居水中猶人為公尸之在宗廟也故以喻焉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成王之時尸來燕也其心安不以已實臣之故自嫌言此者美成王事尸之禮備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

燕飲福祿來成傳馨香之遠聞也箋云爾者女成王也女酒殽清美以與公尸燕樂飲酒之故祖考以福祿來成女音義聞音問或如字疏正義曰毛以為成王之時天下太平萬物衆多莫不得所其鳧鷖之鳥在於涇水之中得其處也既天下太平成王祭宗廟之神以其明日繹而燕尸此時公尸之來與王燕也其來心則安寧不以已賓臣之故而不安由王誠心敬之故也其燕之時爾王酒既清潔矣爾王之殽既馨香矣乃用之以公尸燕樂而飲之則為神所悅以此致福祿而來成汝孝子是為神所安樂之也鄭唯上句為異言鳧鷖在涇水之中以興公尸在宗廟之內餘同傳正義曰釋鳥鸍沈鳧其氏曰詩云弋鳧與鴈郭璞曰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為鸍陸璣疏云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鷖與鳧俱在涇故

知鳧屬蒼頡解詁云鷖鷗也一名水鴞太平則取之以時不妄大殺故萬物衆多萬物多而獨言鳧者衆鳥之得所則餘者皆然可知箋正義曰欲言水鳥居中故云涇水名也以凡喻皆取其象故以水鳥之居水中猶人為公尸之在宗廟故以喻焉此謂正祭故云在宗廟若繹祭之禮則郊特牲注云祊當於廟門之外西室繹又於其堂不專在廟門明在廟為正祭也言公尸來燕則是祭後燕尸非祭時也燕尸之禮大夫謂之賓尸即用其祭之日今有司徹是其事也天子諸侯則謂之繹以祭之明日春秋宣八年言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是謂在明日也此公尸來燕是繹祭之事故云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公尸燕也其尸以卿大夫為之於王賓為其臣但孝子以父象事之故其心安不以已賓臣之故自嫌曰王事之盡敬故不嫌也若人遇已薄則不敢自安今言尸之安明王禮之備也

鳬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傳沙水旁也宜宜其事也箋云水鳥以居水中為常今出在水旁喻祭四方萬物之尸也其來燕也心自以為宜亦不以已實臣自嫌也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傳言酒品齊多而殽備矣公尸燕飲福祿來為傳厚為孝子也箋云為猶助也助成王也音義齊才細反為于偽反注同協句如字疏正義曰毛以為時既太平鳬鷖之鳥在於水傍之沙而得其所於此之時成王祭其祖考而明日燕尸公尸之來燕也自以其來為宜其事不以臣故而自嫌言王事尸之禮備也其燕之事爾王之酒既多矣爾王之殽既善矣王用之以與公尸燕樂而與之故致福祿來而厚為孝子

也鄭以鳧鷖在沙喻祭四方百物即以其日燕尸福禄來助成王以此為異餘同傳正義曰上言在涇此云在沙則在涇水之旁沙也故云沙水旁易需卦九三需于沙注云沙接水者亦是水傍矣說文云沙水中散石也水少則沙見故字從水少耳因以為宜故知宜其事也箋正義曰箋以序言神祇祖考其言徧說諸神則經之所陳盡有之矣非獨祭宗廟而尸故以每章各為一祭而詩之取喻皆以為象廟中之有神猶涇水之有鳥故以在涇為喻宗廟今鳥出在水旁猶似神居國外國外之祭惟是四方百物之神矣故云水鳥而居水中為常今出在水旁喻祭四方百物之尸由四方萬物祭在國外故以出水為喻也大宗伯疈辜祭四方百物言四方則其祭在國之外者各祭其方也言百物則徧祭百種之神也祭在四方其神百種唯蜡祭耳故注云疈副胷也辜磔也疈而磔之謂磔禳及蜡祭也即引郊特牲曰八蜡以祀四方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

又曰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是八蜡之祭在四方祭百種也言百種者舉成數耳郊特牲曰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注云萬物有功加於民者神使為之故祭以報焉既言百種又言萬物是其徧祭天下羣神也而謂之八蜡者以蜡者主於為田報祭其八者於田功尤多故以為主耳其祭非徒八神而已其神雖衆總而祭之郊特牲又曰伊耆氏始為蜡注又云造者配之蓋諸神共立一尸而以伊耆氏配也曾子問云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注云神雖多猶一一而祭之此得總祭羣神者彼據常法故一一祭之蜡之與祫皆有以而然故為總祭然蜡以先嗇為主祫以后稷為主亦尊無二上也郊特牲說蜡之辭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澤注云此蜡祭祀辭也若辭同則同處可知是諸神總祭之事也郊特牲又曰順成之方其蜡乃通則四方方為一祭故謂之四方也此箋言祭四方百神之尸謂正祭時也來

燕來宜者謂祭末燕尸也上箋宗廟之祭言明日又設禮而為公尸燕此及下章皆不言明日有事祭義曰周人祭日以朝及闇既言終日有事明其即燕尸矣春官神士職曰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祇物魅注云蓋用祭天地之明日既别其事明其不復燕尸故知燕尸即以其祭之日也天地尚以其日月其餘諸神亦以其日也故箋於此及下章皆不言明日也其心自以為宜為宜與來寧意同故云亦不以己實臣之故自嫌也傳正義曰鄭於周禮差之唯大事於太廟備五齊三酒毛於此義雖為宗廟之祭其大事與時祭不明但言品齊多耳未必五齊三酒皆俱也殽稱既嘉可言美而已矣而傳兼言備者見苟可薦者莫不言在之義箋以此章為蜡祭則言多者以其神意故也厚為孝子也者言此福祿之來厚為孝子而其意亦與箋同以為助之也但不以為宗廟之祭不得言孝子故變言成王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傳渚沚也處止也箋云水中之有渚猶平地之有丘也喻祭天地之尸也以配至尊之故其來燕似若止得其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禄來下箋云湑酒之泲者也天地之尸尊事尊不以褻味泲酒脯而已音義渚之與反沚音止湑息汝反泲子禮反字又作釃同

疏正義曰毛以為時既太平鳧鷖之鳥來在水中之渚得其常處於此之時成王祭其宗廟而明日燕尸公尸之來燕也其來似若止得其處其燕之時爾王之酒既湑然而泲之爾王之殽維是脯矣王用此酒脯與尸燕樂而飲之為神所饗福禄來下而與之鄭以鳧鷖在渚喻祭天地之神於丘即以其日燕尸為異餘同箋正

義曰喻取其象水中高地謂之渚渚之高於水猶丘之高於地故云水中之有渚猶平地之有丘喻祭天地之尸也春官大司樂曰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地祇皆出是祭天地之神皆在丘也天地之祭唯二至在丘耳其夏正郊天與迎氣四郊及北郊祭地為壇而祭不於丘也此以渚為喻唯喻二至之祭其文不及郊也尸為神象故公尸配至尊上云來寧來宜此言來處義亦同也上言其來心安心安宜據尸意為說此文似若止得其處謂外人觀之彼言其心此據其貌為異耳定本云以若止其處集注云似若止得其處集注是也箋以上言酒多殽美今酒言湑變殽言脯明其因文立義故知天地之事尊事尊者不敢以褻美之味直以所湑之酒及乾脯而已因此示義舉酒脯為言其實天地之祭更有殽

饌也

鳬鷖在潨公尸來燕來宗傳潨水會也宗尊也箋云潨水外之高者也有瘞埋之象喻祭社稷山川之尸其來燕也有尊主人之意既燕于宗福禄攸降公尸燕飲福禄來崇傳崇重也箋云既盡也宗社宗也羣臣下及民盡有祭社之禮而燕飲焉為福禄所下也令王祭社又以尸燕福禄之來乃重厚也天子以下其社神同故云然音義潨在公反說文云小水入大水也徐示鄭音在容反水外之高者也瘞於例反埋亡皆反字亦作蘊同降戶江反疏正義曰毛以為時既太平鳬鷖之重直龍反下同鳥在於潨水之會得其常處於此

之時成王祭宗廟明日而與尸燕公尸之來燕也其來有尊敬孝子之心既來與王燕於宗廟則福祿從此尸所而下與王也於時王與公尸燕樂飲酒故致福祿而來重與王也鄭以為鳧鷖之鳥在水外之潨喻公尸之居在瘞埋之祭謂祭社稷山川之神至其祭畢而燕尸公尸之來燕也其來有尊主人之意於此天子祭社稷之時羣臣下及衆民盡至而燕飲於其社宗為福祿所下而與之此時天子用酒殽而與公尸燕樂而飲之故致福祿之來乃重而厚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同得社之福祿故言重也傳正義曰潨音如叢則叢是聚義且字從水衆知是水之會聚之處說文云潨小水入於大水也廟以尊重稱宗廟故宗為尊也王肅云言尊敬孝子也箋正義曰箋以水會亦在水中與在涇無異不宜別文其義既別則潨非水矣此詩之次從水而次沙次渚則是漸緇高地此承渚下則亦是地矣渚既是水中高地潨當是水外之高地潨者地高之貌水外之地潨然

而高蓋涯涘之中復有偏高之處以為瘞埋之象喻祭
社稷山川釋天云祭地曰瘞埋李巡曰祭地以玉埋地
中曰瘞埋孫炎曰瘞者翳也既祭翳藏地中然則瘞埋
牲者其上以土覆之微高於平地故以瘞為喻也爾雅
以祭地為瘞埋祭法云瘞埋於泰折祭地也春官司巫
凡祭事掌守瘞注云瘞謂若祭地祇有埋牲主者守之
然則瘞埋者唯謂祭地耳此以瘞埋為祭社稷山川者
上以渚喻丘其文可以兼天地則此非地之大祇當是
地之別神耳大宗伯社稷山川皆在地神之條則其祭
亦埋與祭地同也若然大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嶽
以埋沈祭山林川澤注云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
知也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祭山林曰埋川澤曰沈順
其性之含藏如彼之注唯山而埋爾社稷與川似不用
埋而此言社稷山川皆瘞埋者鄭志張逸問曰以血祭
祭五嶽以埋沈祭山川不審五嶽亦當埋否答曰五嶽
尊祭之從血腥始何嫌不埋如鄭此言祭五嶽有埋明

社稷亦埋矣然則川澤曰沈葢亦沈而復埋何者釋天云祭山曰庪懸不言埋張逸亦引以問而鄭答曰爾雅之文雜非一家之注不可盡據以難周禮雖不可盡據而於校人王人之注有庪沈之言是鄭意亦以祭山有庪懸之法鄭雖不解庪懸之義要庪懸似非埋也祭山得庪懸懸而復埋明祭川亦得沈而復埋故以社稷山川皆言埋也李巡以埋為埋玉而禮運云瘞繒帛注云埋牲曰瘞則牲王幣帛皆埋之也孫炎曰既祭埋之鄭於司巫注云守瘞者以祭禮未畢若有事然祭禮畢則去之矣即是初即埋之非祭畢始埋也社稷山川其神不畢於四方百物云有尊主人之意者尸以主人盡禮故尊重之而以已畢之故尊主人也毛意正以為宗廟之祭亦言尊敬孝子傳正義曰崇重釋詁文箋正義曰以下文云公尸燕飲則此未為燕訖故以既為盡上箋云社稷山川則此章所祭非獨社耳偏以宗為社宗者以下言公尸燕飲謂王與尸燕則既燕于宗則非王燕尸

矣此非王燕而言盡燕者周悉之辭故知既燕于宗謂羣臣下及民庶因祭而燕也此在社稷山川之章則羣臣所祭之神亦此等神耳但諸侯之於山川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國君尚然則羣臣民庶必不得祭山川矣臣民得與天子同祭者唯社稷耳故知既燕于宗唯指社宗以社是尊神耳故言社宗猶廟稱宗廟也月令仲春命民社社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郊特牲曰唯為社事單出里是羣臣下及民庶盡有祭社之禮而燕飲焉臣民所祭不必有尸所云燕飲因祭而與共祭之人自燕飲耳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又曰社祭土而主陰氣天子諸侯下及庶民雖廣狹不等俱土神因言天子祭社其辭遂及於民故文辭重疊異於餘章箋又言天子以下其神社同故云然是解詩人置辭被及民庶之意也公尸燕飲文在臣民之下以民得福君又得福故云來重以民之獲福亦君之福也故於君為重

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傳亹山絕水也熏熏和說也箋云亹之言門也燕七祀之尸於門戶之外故以喻其來也不敢當王之燕禮故變言來止熏熏坐不安之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傳欣欣然樂也芬芬香也無有後艱言不敢多祈也箋云艱難也小神之尸卑用美酒有燔炙可用褻味也又不能致福祿但令王自安無有後艱而已音義亹音門熏許云反說文作醺云醉也說音悅令力呈反疏正義曰毛以為時既太平鳧鷖之鳥在山絕水之亹得其常處於此之時成王祭其宗廟

以明日燕尸公尸之來止於燕坐熏熏然其又和悅而得其宜於是行旨美之酒欣欣然歡樂薦燔炙之羞芬芬然馨香王用之以與公尸燕而飲之致其無復有後日之艱難孝子之意不敢多祈故變文不言福祿以見之鄭以鳧鷖之鳥在於絕水之疊喻公尸之居在於王宗廟之門謂祭七祀之神燕其尸於廟門之外也公尸之來止處自以神界之故熏熏然坐而不安於是有旨酒欣欣然美燔炙芬芬然香用之以與公尸燕樂而飲之致其無復有在後之艱厄神界不敢致福止令無艱而已傳正義曰傳以渚者水中地是土當水之流衆者水會之處是土障水令聚令變文言疊非復土也故以為山絕水謂山當水路令水勢絕也所云石絕水曰梁亦此之類蓋石是小石此則大山為異耳以宗廟之尸尊者自得故為熏熏和悅也箋正義曰箋以上四章隨類取喻已有天地宗廟社稷山川四方百物諸神略欲盡矣其所未見唯七祀耳而上言鳧鷖所在於祭皆有

所類唯此山絶水之釁於七祀之祭事無其象則是假取其名以為其義故云釁之言門燕七祀之尸於門戶之外故取此門名以為喻焉祭法曰王為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太厲曰戶曰竈是七祀之名也諸侯以下則有降差此言天子之事故云七也案中霤祀唯祭五祀皆先薦於奥祀戶則設主於戶内祀中霤則設主於牖下此二者在戶内也祀門則設主於門左樞在門内也祀竈則設主於陘祀行則設主於軷上竈在廟門外之東行在廟門外之西此二者在門外也尸主當相依附五祀正祭之時戶與中霤在戶之内門在門之内竈行在門之外司命大厲雖無文亦不過廟門之外内也宗廟正祭在奥繹在門況七祀之祭有本在門外者也明其燕尸皆在門之外矣故云於門戶之外也上四章皆以發首一句喻正祭則此鳬鷖在門亦當喻正祭矣各以尸在門故取釁名為喻則首句經喻燕事與上不類者以七祀之祭祭非一處而正

祭有在門者燕尸又皆在於門故言門亦可以見正祭也七祀之神神之畀者而來止熏熏文異於上故知其來不敢當王之燕禮故變言來止熏熏是坐不安之意傳正義曰飲美酒而言欣欣故為樂謂口之樂也芬芬是香之義故為香謂燔炙香也二事不類者以人飲酒而後知味食炙而後知香指體而言雖為小異自人而發意亦同也無有後艱守成而已非神加之福見孝子之意不敢多祈也禮稱祭祀不祈則皆亦不祈言不敢多者此非孝子口所自祈言神變令如此見孝子不敢多祈耳不敢更復望福是所謂能持盈也箋正義曰七祀神之小者故云小神祭法注云小神居人間伺察小過作譴告者是也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聚祭之則周之七祀雖四時別祭於臘亦聚祭之義也此詩所云未必七神並祭作者於後總言之耳因其神畀而變其文用美酒有燔炙以其神畀可用褻美之味神又自以為畀不敢致福主人但令王自令以去無有後難而已

鳬鷖五章章六句

序假樂嘉成王也音義假音暇疏正義曰作假樂詩者所以嘉美成王也經之所云皆是嘉也正詩例不言美以見為經之正因訓假為嘉故轉經以見義且承上篇為次以其能守成功故於此嘉美之也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傳假嘉也宜民宜人宜安民宜官人也箋云顯光也天嘉樂成王有光光之善德安民官人皆得其宜以受福祿於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傳申重也箋云成王之官人也羣臣保

右而舉之乃後命用之又用天意申勑之如舜之勑伯禹伯夷之屬

音義

右音又助也　重直用反

疏

正義曰言上天嘉美而愛樂此君子成王也以其有光光然明察之善德宜於民而能安之宜於人而能官之以此能受其福禄於天是天嘉樂之也官人之事王政尤重故又更申說之言王所以能官人者待羣臣相保安素相委知乃自佑助而共舉之成王乃後命用之既用之為官又用天意申重戒勑之此其所以官人得其宜也傳正義曰假嘉釋詁文民人散雖義通對宜有别臯陶謨云能安民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其文與此相類故知宜民宜人是宜安民宜官人也箋正義曰顯光釋詁文下言受禄于天則嘉樂者是天嘉樂之故云天嘉樂成王有光光之善德光光雖為總辭安民官人即亦善德之事也天不能自治下民立君以治民治民得宜則天降之福故云皆得其宜以受

福祿於天傳正義曰申重釋詁文也箋正義曰官人之事王政尤重上文既言宜人故云成王之官人羣臣保佑而樂之保安也佑助也謂能相委知乃相助薦樂成王得其所樂乃命用之又用天意申勑之堯典云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汝往哉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既命羣官其下總云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是舜勑伯禹伯夷之事也僉曰是保佑也俞往是命之也亮天功是用天意申勑之也其事與此相類故云如舜之勑伯禹伯夷之屬彼所命者猶有垂益夔龍之等引之不盡故言之屬以包之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傳宜君王天下也箋云干求也十萬曰億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成王

行顯顯之令德求祿得百福其子孫亦勤行而求之得祿千億故或為諸侯或為天子言皆相勗以道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箋云愆過率循也成王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典之文章謂周公之禮法音義宜君宜王一本宜並作且字勗香玉反愆起連反疏正義曰言成王能行光光之善德宜安民官人以此求天之祿則得百種之福子孫亦勤行善德以求天祿則德千億言其多無數也子孫以勤行得祿之故所以穆穆然皇皇然宜為諸侯之君宜為天子之王言其相勉以德上天福之常作人主保其邦國也又言成王所以蒙天之德澤及子孫者以其有光光善德勤行之不過誤不遺忘志唯循用舊典之文章言能遵用周公禮法故得福流子孫傳

正義曰君王別文傳并言之者以其俱有宜文故總而釋之言宜君者宜君天下宜王者宜王天下君則諸侯也亦以天下言之者以其與此天下之民為君其國亦在天下之中故同言之箋正義曰干求釋言文十萬曰億古數然也天子穆穆諸侯皇皇下曲禮文也求祿者必行善求之以文承上章故知成王行顯顯令德求祿得百福也知非子孫之數有千億者以此美成王能行善德不美其子孫衆多上言百福是福之衆多故知千億亦福之多數也宜君宜王文承千億之下故箋以勢接之言得祿故或為諸侯或為天子明得為天子諸侯即是千億之祿也又解得祿之由言皆相助勉力行道故福祿降之愆過釋言文率循釋詁文以不愆不忘即是令德之事故本於上章言成王之令德也循用舊典之文章是用之以治天下也上章言宜民宜人則是王已蒞政而遵用舊章事在制禮之後故知是周公之禮法也以其一代大典雖則新制永為舊章也周禮六官

所存者五天地夏秋四官皆以正月之吉懸其所掌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之哀三年左傳曰魯災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是謂周公之制六典之法為舊章也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傳抑抑美也秩秩有常也箋云抑抑密也秩秩清也成王立朝之威儀緻密無所失教令又清明天下皆樂仰之無有怨惡循用羣臣之賢者其行能匹耦已之心受福無疆四方之綱音義惡烏路反又如字注同朝直遥反緻直致反本或作致行下孟反疆居良反下篇同疏正義曰毛以為言成王立朝之威儀抑抑然而美也其道德教令之音秩秩然而有常也以此之故為天下愛

樂無有咎怨之者無有憎惡之者又能循用羣臣之匹耦已志者謂臣有賢行能與已為匹則取其謀慮而依用之以此之故受天之福祿無有疆境常為天下四方之綱言常為君王統領天下鄭以為王立朝之威儀抑抑然密緻無遺失其教令之德音秩秩然清明無所壅滯故為天下樂仰餘同傳正義曰抑抑傳以抑抑為密則是密審故所以為美也釋詁云秩常也故以秩秩為有常箋正義曰抑抑密秩秩清皆釋訓文以此詩美成王之德下云四方之綱則是為政之事故知謂立朝之威儀也緻密無失謂舉止詳悉事無非禮教令清明謂下民寧靜無幽不燭有儀可愛有德可慕故天下皆樂仰之其行能匹耦已心者謂舉事允當與已志合也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傳朋友羣臣也箋云成王能為天下之綱紀謂立法度以理治之也其燕飲常與羣臣非

徒樂族人而已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傳塈息也箋云百辟畿内諸侯也卿士卿之有事也媚愛也成王以恩意及羣臣羣臣故皆愛之不解於其職位民之所以休息由此也音義樂音洛辟音壁注同媚眉備反注同解佳賣反注同塈許器反疏傳正義曰此美王能官人又言天子燕及君亦是稱臣為朋友也箋正義曰綱紀者以結綱喻為政故知謂立法度以理治之言燕及則時復及之非常燕也禮有族食族燕則王燕族人為常臣則有功乃燕是燕臣為非常令美王恩之隆而云燕及朋友則是以族人之恩及之故云燕飲常與羣臣非徒族人而已傳正義曰釋詁云呬息也某氏曰詩云民之攸塈郭璞曰

令東齊呼息為呬則塈與呬古今字也箋正義曰烈文云百辟其刑之對四方其訓之則百辟非四方故為畿内諸侯以此百辟卿士文相對故分之為二烈文唯有百辟無卿士之文則百辟兼卿士矣故彼箋以卿士解百辟明百辟之中可以兼之也月令仲夏雩祀百辟卿士云百辟卿士古者上公以下若句龍后稷之類亦以其文具足故言以下明古之王朝之臣有功於民者皆可以祀之非獨上公意亦與此同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序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箋云公劉者后稷之曾孫也夏之始衰見迫逐遷於豳而有居民之道成王

始幼少周公居攝政反歸之成王將涖政召公與周公相成王為左右召公懼成王尚幼稚不留意於治民之事故作詩美公劉以深戒之也音義公劉王云公號劉名也尚書傳云公爵劉名也王基云公劉字也召本亦作邵上照反後皆同涖音利又音類力泊反夏戶雅反下夏人同少時照反相息亮反疏正義曰作公劉詩者召康公所作以戒成王武王既崩成王幼弱周公攝政七年而反歸之令成王將欲蒞臨其政召公以王年尚幼恐其不能留意於民故戒之以治民之事美往昔公劉之愛厚於民欲王亦如公劉而獻是公劉之詩以戒成王此與泂酌卷阿俱是召公所作而為此次者厚民之事人君之急務故先作公劉非有道德則不能愛民故又作泂酌言皇天親有

德饗有道欲王之脩德行道也君雖有德不能獨治又作卷阿戒王使求賢用士也案卷阿末句云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自言作意是總結之辭則三篇次第元是召公作之先後編者如其意而次之敘亦以其一時之事故於此詳之言成王將涖政而獻是詩明下兩篇亦是將涖政之時俱獻之也獻者畢奏於尊之辭召公臣也故言獻國語曰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是也鳲鴞序云以貽王者周公自達己意欲使遺傳至王非已情所獻見故文與此異也公劉之厚於民經六章皆是也言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序其作者之意於經無所當箋正義曰周本紀云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是后稷之曾孫也后稷本封於邰非有所迫不應去國適豳公劉有道之君天子不應見逐故知以夏之衰始見迫逐而遷於豳也譜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則夏之始衰謂太康時也去中國而適戎其則是不為

天子所助下箋以為夏人迫逐蓋是王朝之人以時衰政亂疾惡有道故逐之也案譜以公劉當太康之時韋昭之注國語以不窋當太康之時不窋乃公劉之祖不應共當一世夏氏之衰太康為始太康禹之孫公劉不窋之子計不窋宜當太康公劉應在其後豳譜欲言遷豳之由遠本失官之世不窋以太康之時失稷官至公劉而竄豳其遷豳之時不必當太康也又外傳稱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周本紀亦以稷至文王為十五世計虞及夏殷周有千三百歲每世在位皆八十許年乃可充其數耳命之短長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許載子必將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實難據信若使此言必非虛誕則不窋之與公劉彌是不共世太康之後有羿浞之亂比至少康之立幾將百年蓋太康始衰之時不窋失官少康未立之前而公劉見逐也而有居民之道經之所陳皆是也成王始幼少周公居攝政者

鄭以金縢之注差約之以為武王之崩成王年十歲除喪年十三是其幼少也攝政元年成王年十五及歸之成王年二十一成王將蒞政其年二十有二召公與周公相成王為左右謂作上公為二伯分陜而治周公古書序云周公為師召公為保召公不悅作君奭與此同時也鄭不辨公劉是名是字王肅云公號也劉名也王基云周人以諱事神王者祫百世召公大賢出自姬姓稱揚先祖盛德之君而舉其名不亦遠於禮乎其意以為公劉必是字也計虞夏之時世代尚質名字之別難得而知世本史記不應皆沒其名而盡書其字以之為名未必非矣鄭以姜嫄為名詩人亦得稱之何獨公劉不可言其名也周人自以諱事神於時未有諱法祫祭之及羣君未能重於先妣何當許姜嫄而怪公劉王基雖述鄭未必然也王肅以公為號猶可焉何則后稷至於大王十有餘世唯三人稱公何故三君特以公號豈餘君不為公

也若為名單而以公配則古公祖紺者復二名而加公矣

篤公劉匪居匪康廼埸廼疆廼積廼倉廼裹餱糧于槖于囊思輯用光傳篤厚也公劉居於邰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辟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豳焉廼埸廼疆言脩其疆埸也廼積廼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小曰槖大曰囊思輯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箋云厚乎公劉之為君也不以所居為居不以所安為安邰國乃有疆埸也乃有積委及倉也安

安而能遷積而能散為夏人迫逐己之故不忍鬬其民乃裹糧食於槖囊之中棄其餘而去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為今子孫之基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傳戚斧也揚鉞也張其弓矢秉其干戈戚揚以方開道路去之豳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箋云干盾也戈句矛戟也爰曰也公劉之去邰整其師旅設其兵器告其士卒曰為女方開道而行明己之遷非為迫逐之故乃欲全民也音義場音亦裹音果餱音侯食也字或作糇糧本亦作粮音良糇也槖他

洛反橐乃郎反說文云無底曰橐有底曰橐輯音集又七立反難乃旦反積子智反委於偽反為夏之為于偽反又如字戚七歷反鉞音越從才用反又如字盾字又作楯順允反又音允句音鈎卒尊忽反下餘卒士卒皆同為于偽反下非為為公劉皆為同

疏正義曰毛以為厚於民事乎此公劉也乃能匪以所居為居匪以所安為安言不顧已之安居唯以利民為意又言其不顧安居之事公劉之在邰國乃有畛埸乃有疆界言其有田疇之業乃有委積乃有囷倉言其有穀食之資有田有食深可安居乃以不忍鬬其民人之故遂棄此疆埸積倉乃裹此糧食於此橐橐之中委其餘而去是其不以安居為安居也公劉所以必為此事者思使民人相與輯睦不欲戰鬬以殺傷之用此以光顯已德於其時故為民而不愛物也其發邰國之時弓矢於此張之又秉其干戈戚揚之兵器整其師旅而出乃告其士卒曰我為汝方開道路而行其民以此之故而從之至豳是

其愛厚於民也王令當念此公劉厚民之事而留意治之鄭唯以用光為光大其道為子孫之基大意亦與毛同傳正義曰篤厚釋詁文后稷封於邰至公劉而始遷故云公劉居於邰也夏人亂迫逐公劉當太康之後少康之前未能定其年世也以其時當夏世而被逐去國明因王政之亂而有人逐之不知逐者是何人也言公劉乃避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之於豳者言其遷之所由也豳地雖亦與狄鄰而近戎為多故云遂平西戎平之者謂與之交好得自安居耳公劉不忍鬬民而去不與戎戰爭而平之也豳於漢屬右扶風為栒邑縣則是中國之地言西戎者雍之西境與戎接連為夏為戎隨時變易公劉未居之前則為戎大王既來之後復為狄良由地居疆埸故一彼一此也乃埸乃疆謂民各有地言脩其疆埸謂民脩之乃積乃倉謂官之積倉也此倉積所有出於疆埸而來故云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謂稅民而得之也地必民所耕故舉民之疆埸

欲見公劉不恤故舉官之積倉官倉出於民田故先言疆埸也槖囊俱用裹糧而異其文明有大小之别故云小曰槖大曰囊宣二年左傳稱趙盾見靈輒餓食之又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橐唯盛食而已是其小也哀六年公羊傳稱陳乞欲立公子陽生盛之巨囊而内可以容人是其大也釋詁云輯和也是思和其民不鬬其民即是相與和睦民能和睦則時入顯知君德故云於時也箋正義曰此篇言篤猶生民之言誕以公劉君厚愛其民嘆其能厚故每章言篤以冠公劉之上箋云厚乎公劉之為君總釋諸章皆云篤公劉之意也居之與安所以為異者居謂田宅是人之所處止即疆埸是也安謂資財是人所利用積倉是也正言邰國乃有委積及倉者美其已聚之物而能散之故其言不及疆埸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曲禮文也言安此之安以愛民故而能遷往他所以自有積聚散而棄之以其意與彼同故引以為說又申說遷散之意公為夏人迫逐

已之故不忍鬬其民愛重民命故棄其安居也既有積倉裹糧食故知棄其餘而去也以召公追而美之以戒成王不述他姓之人唯陳已之父祖以此知思輯用光之言意在感令追昔故易傳以為光大其道為令子孫之基傳正義曰廣雅云鉞戚斧也則戚揚皆斧鉞之別名傳以戚為斧以揚為鉞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阿斧重八斤一名天鉞是鉞大於斧也牧誓云武王左杖黃鉞孔安國云黃鉞以黃金飾斧也以其特言黃鉞故云以金飾然則不言黃者未必皆金飾也以弓矢言張是人張之故知干戈戚揚為人秉之也夏人迫逐則是有兵圍遶為之阻難故云方開道路而去之豳也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當是亦為夏人政亂為鄰國所侵以公劉賢君為可師長故與之俱遷也毛自言蓋為疑辭不知出何文也箋正義曰爰曰釋詁文言為汝開道而行示其無所畏難明已之遷非為迫逐之故力不能拒乃欲保全其民無令損害故也告之以此使民知

遷意也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廼宣而無永嘆傳胥相宣徧也民無長嘆猶文王之無悔也箋云于於也廣平曰原厚乎公劉之於相此原地以居民民既衆矣既多矣既順其事矣又乃使之時耕民皆安今之居而無長嘆思其舊時也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傳巘小山别於大山也舟帶也瑤言有美德也下曰鞞上曰琫言德有度數也容刀言有武事

也箋云陟升降下也公劉之相此原地也由原而升巘復下在原言反復之重居民也民亦愛公劉之如是故進王瑤容刀之佩

音義 歎他安反字或作嘆徧音遍相息亮反下相此皆同巘本又作甗魚輦反又音言又音魚偃反又音彥毛云小山別於大山也與爾雅異復降之復音服又扶又反注復下同瑤音遙鞞必頂反琫必孔反別彼列反反復之復本亦作覆同方福反

疏 正義曰公劉既至豳國先相地居民厚乎公劉之為君也於是相此原地以居其民既衆矣既多矣既順其事矣又乃使之徧而時耕其田於是民皆樂業安今之居而無悔恨長歎思其舊時者也又覆說相原之事公劉升則在巘山之上觀其形勢復下而在原察其處所用心反覆重民若是以此之故亦為民愛其時之民皆云我今有何物而可與公劉帶之

維有美玉及瑤并有鞞琫容飾之刀可以為之佩耳言居民相土其情若此故能保全家國澤及子孫王豈得不念之而留意治民乎傳正義曰胥相釋詁文宣徧釋言文乃宣之文在既順之下順謂順事則宣謂徧耕意亦與鄭同王肅云徧謂廬井毛意未必然也民無長歎是喜其來還不恨公劉故云猶文王之無悔言文王之德不為人恨與此同以此傳知彼不與鄭同箋正義曰于於釋詁文廣平曰原釋地文李巡曰廣平謂土地寬博而平正也衆多一也丁寧言之耳順其事矣謂順為生之事築室之類皆是也乃宣之文與緜乃宣乃畝同故亦以為時耕也傳正義曰小山別於大山者釋山云重甗隒郭璞曰謂山形如累兩甗甗甑山狀似之上大下小因以為名西京賦曰陵重甗是也與皇矣小山曰鮮義別彼謂大山之傍別有小山也言何以舟之即說玉瑤容刀乃玉是所佩之物故知舟是帶也傳解下之所以進上多矣惟言玉瑤容刀者君子所以比德今進

之瑤言公劉有美德也瑤是玉之別名則瑤可以兼玉故不言玉也鞞者刀鞘之名琫者鞘之上飾下不言其飾指鞞之體故云下曰鞞上則有飾可名故云上曰琫桓二年左傳曰袞冕黻珽帶裳幅舄昭其度也藻率鞞琫鞶厲游纓昭其數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此鞞琫在昭數之中以表人之有數故云言有度數意取左傳故并度言之刀所以割斷故云言有武事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傳溥大覯見也箋云逝往瞻視溥廣也山脊曰岡絕高為之京厚乎公劉之相此原地也往之彼百泉之間視其廣原可居之處乃升其南山之脊乃見其可居者於京謂

可營立都邑之處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傳是京乃大衆所宜居之野廬寄也直言曰言論難曰語箋云于於時是也京地乃衆民所宜居之野也於是處其所當處者廬舍其賓旅言其所當言語其所當語謂安民館客施教令也音義溥音普覯古豆反處昌慮反廬力居反論魯困反難乃旦反館客一本作館舍疏正義曰上既相地居民此又說相立都邑言厚乎公劉之為君也乃往之彼百泉之間就下地而仰望彼廣大之原覯見可居之處也乃又升彼南山岡脊之上乃見其可居而為都邑者於京之地也此京地乃是大衆所宜居之野故於是處其所當處者於是又為館

舍以寄其寓旅既立都邑乃宣布號令公劉於是言其所當言語其所當語謂施政教於民也公劉厚民如此王亦當留意治民也傳正義曰溥大覼見皆釋詁文王肅云往之彼百泉之地乃視彼太原乃見是京而居之可以避水衞亂也箋正義曰逝往瞻視皆釋詁文以原是廣平之地故以溥為廣其義亦與傳大同也山脊曰岡釋山文絕高為之京釋丘文彼下即云非人為之丘京與丘相對且言為之丘則是人為之矣孫炎郭璞皆云人力所作而此詩說公劉依京築宮王肅言可以禦亂則京是大丘非人為矣李巡曰丘之高大者曰京是京有二等若戰勝取尸築為京觀者則人為之此言京者則是丘之高大非人為也相原地而往之百泉之間者上已升巘覼之是登高以臨下此往百泉之間自下而望高且慮下溼故往之泉處前既升巘今復陟岡反覆審覼之下言于京斯依故知京是可營立都邑之處傳正義曰春秋言京師者謂天子所居公劉非天子不

得謂所居為京師此文連上乃覯于京則此京還是上京也師者衆也故云是京乃大衆所宜居之野以衆必大故言大衆非是京之訓也地官遺人治國野之道以待賓客云十里有廬廬有飲食則廬是居舍之名賓客寄舍其中故云廬寄也衛戴公廬於曹亦謂寄在曹地也直言曰言謂一人自言答難曰語謂二人相對對文故別耳散則言語通也定本集注皆云論難曰語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箋云蹌蹌濟濟士大夫之威儀也俾使也厚乎公劉之居於此京依而築宮室其既成也與羣臣士大夫飲酒以落之羣臣則相使為公劉設几筵使之升坐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

豕于牢酌之用匏傳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羣也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酌之用匏儉以質也箋云公劉既登堂負扆而立羣臣適其牧羣搏豕於牢中以為飲酒之殽酌酒以匏為爵言忠敬也食之飲之君之宗之傳為之君為之大宗也箋云宗尊也公劉雖去邰國來遷羣臣從而君之尊之猶在邰也音義蹌七羊反依毛如字鄭於豈反箋云或扆字造七報反匏步交反殺所戒反搏音博沈又音付食音嗣飲於鴆反疏正義曰毛以為上既言處止於京此又言宮室既就饗燕羣臣焉厚乎公劉之為君也既為邑於京地於此依之而築宮室宮

室既成則饗燕羣臣其威儀蹌蹌之士及濟濟之大夫將來君所公劉則使人為之設筵使人為之設几賓來就燕既登席矣乃依几矣公劉乃使人造適其羣牧執其豕於牢中以為飲酒之殽其飲此酒酌之用匏匏以酌之言其新為邦國儉而合禮也又說公劉其於羣臣設饌以食之設酒以飲之已身與之為君與之為大宗也言公劉之厚於羣臣如此欲成王之法效之鄭上二句與毛同言公劉築室既成與羣臣飲食以落之其為如此蹌蹌濟濟之威儀者謂公劉之朝士大夫者則相使為公劉設筵相使為公劉設几欲使公劉升扆而坐也公劉既登堂矣乃負扆而立其羣臣乃造其羣牧執豕於牢以為飲酒之殽得殽乃飲遂酌之用匏以進於公劉於此之時羣臣之於公劉也獻酒以飲之進食以食之從而君敬之從而尊重之言雖去舊國見尊如本國由愛厚其民故下不失敬欲成王之厚於民以見敬

箋正義曰曲禮下云凡行容大夫濟濟士蹌蹌是蹌蹌

濟濟大夫士之威儀也俾使釋詁文上京師之野于時處處謂衆民處處此言于京斯依則是公家之事故云公劉之居此京依而築宮室以宮室新成則有落之之禮下執豕用匏是飲酒之事故知既成與羣臣士大夫飲酒以落之也落室之禮則是公家所為筵几酒豕當是公家之物而云羣臣相使為公劉設几筵使之升坐者為禮之物實出於公但使掌供辦羣臣之職若使心不愛君則苟從而已雖有所掌不必促遽今言羣臣相使見其愛君之意耳傳正義曰以上言筵几此言登依則是登筵依几故云賓已登席矣乃依几矣以傳此言則知上筵几者毛意以公劉為羣臣設之饗燕之禮立一人為賓對主以行禮總而言之則非主者皆曰賓此賓即上蹌蹌濟濟之人宜為總矣左傳之說饗禮云設几而不倚此言依几者此章總言於臣之禮不辨饗燕之異下云飲之食之或亦兼食燕矣故得依几也行葦說燕宗族之禮箋云老者加之以几則羣臣之中當有

無几者據有者言之耳周語曰民所曹好漢書每云吾曹曹者輩類之言故為羣也饗禮當烹太牢以飲賓此唯用豕者秋官掌客曰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公劉新至遷地殺禮也乾是自然之物故云儉且質也定本云儉以質也燕禮義定乃納賓此賓升乃執豕者其實執豕在登席之前欲使賓事與殽酒各自相近故也箋正義曰釋宮云牖戶之間謂之扆明堂位云天子負斧衣南鄉而立此云既登乃依事與彼同故知是公劉既登堂負扆而立也明堂位注云負之言背也斧依為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然則斧者是屏風之名扆則戶牖之間地耳郭璞云扆牕東戶西也禮有斧扆形如屏風畫為斧文置於扆地因名為斧扆是也言天子負斧扆則諸侯之扆有斧以否無明文也此公劉負扆而立謂在朝之時其飲則坐於席故上箋云使之升坐謂設几筵疑飲時非負扆時也適其羣牧謂牧豕之羣處也晉語曰大任溲於豕牢即牢是養豕之處故云摶豕於牢中言

忠敬者總解執豕用匏之事備其殽酒酌以進君道公劉之臣忠而且敬也傳正義曰傳以君之宗之其意為一也板傳云王者天下之大宗然則此以諸侯為一國之所尊故云為之大宗也箋正義曰夷險易情人之恒事國君不能得其社稷乃逃竄遠夷於此之時臣多解體而能見尊如此所以可尚易傳者孫毓云此篇主稱公劉之厚於民列其始遷於豳此章言羣臣之愛敬上下之有禮無饗燕尊卑之事且饗之禮設几而不倚何有賓已登席依几之義又國君不統宗故有大宗小宗安得為之君復為之大宗乎箋說為長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傳既景迺岡考於日景參之高岡箋云厚乎公劉之居豳也既廣其地之東西又長其南北既以日景定其經界於

山之脊觀相其陰陽寒煖所宜流泉浸潤所及皆為利民富國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傳三單相襲也徹治也箋云邰后稷上公之封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為羨今公劉遷於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為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魯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度其夕陽豳居允荒傳山西曰夕陽荒大也箋云允信也夕陽者豳之所處也度其廣輪豳之所處

信寬大也音義相息亮反注同煖況袁反又乃管反浸子鴆反單音丹度待洛反注及下同羨音賤又音衍下同廣古曠反

疏箋正義曰毛以為厚乎公劉之為君初至於豳既廣其土地之東西既長其境界之南北既以日影定其經界乃復登彼山脊之岡而視其陰陽寒煖所宜又觀其流泉浸潤所及知天氣宜其禾黍地利足以生物乃居處其民焉又其從部往豳未得安定之時其為軍也分老弱婦女為三等之陳而單營之初來未有宅舍且居其隰原之地治其豳國之田以為久住之糧然後始得營室安居乃居得山西夕陽之地此豳國之居信寬大矣美其居民得所闊境廣大欲王法效之也鄭唯下五句為異言公劉初至於豳丁夫寡少其軍有三唯單而已無羨卒也量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稅其田之所收以為國之糧度其豳之所處夕陽之地觀其廣輪則豳之所居信寬大矣

傳正義曰既景乃岡者以此句同事別故特解之考其

日影即上既溥既長以日影考之也參之高岡即下相其觀其是登岡視之先影後岡故稱及也定本影皆為是字箋正義曰既廣既長謂正定疆界故以土地言之公劉自邰往遷豳之時尺土皆非已物故美公劉能廣長之也夏殷之世大國百里雖云廣長亦不是過也日影定其經界者民居田畒或南或東皆須正其方面故以日影定之居山之脊觀其陰陽則觀其山之南北也大名則山南為陽山北為陰但廣谷大川有寒有暖寒暖不同所宜則異故相之也流泉所以溉灌故知觀其浸潤所及相寒暖視浸潤欲民擇所宜而種之遂浸潤而耕之皆所以利民富國故公劉殷勤審之也傳正義曰重衣謂之襲三單相襲者謂三行皆單而相重為軍也此謂發邰在道及初至之時以未得安居慮有寇鈔故三重為軍使强壯在外所以備禦之也嵩高及此傳皆云徹治則訓徹為治非稅法之通名也言治田為糧謂既至豳地以為久住之糧非在道之糧也何則發邰

之日尚委棄積倉不暇言治田為道路之糧矣王肅云三單相襲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強壯在外言自有備也徹治也居其民衆於隰與原治其田疇以為糧是也箋正義曰知后稷上公之封者公羊傳曰王者之後稱公后稷本是三王之後以有大功而改封於邰明為大國公爵公劉是其曾孫耳故知仍為大國當作三軍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羨謂家之副丁也今言其軍三單則是單而無副故知公劉遷豳民始從之其衆未多丁夫適滿三單之數無復羨卒故稱單也以周禮言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然則從公劉之遷其家不滿此數故通取羨卒始滿三軍也言度其隰原是度量土地使民耕之也下即云徹田為糧明是徹取此隰原所收之粟以為軍國之糧也且徹與孟子百畝而徹文同故知徹之使出稅以為國用孟子說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故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引論語曰明徹是稅法其證為什一也如孟子之言

夏曰貢周曰徹徹乃周之稅法公劉夏時諸侯而言徹者召公以周之世上論公劉遂以周法言之以其俱是什一其名可以相通故也大國三軍亦是周制而謂公劉之時已作三軍者以三代損益事多相因甘誓云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是夏時天子六軍之將方命卿其法與周同也於時大國亦立三卿則知亦作三軍而周制因之耳夏殷大國百里周則大國五百里大小懸絶而軍數得同者周之軍賦皆出於鄉家出一人故鄉為一軍諸侯三軍出其三鄉而已其餘公邑采地不以為軍若夏殷之世則通計一國之人以為軍數故此言丁夫適滿三軍是通一國之人總計之大國百里為方一里者萬為田九萬夫田有不易一易再易通率二而當一半之得四萬五千家以三萬七千五百家為三軍尚餘七千五百舉大數故得為三軍也次國七十里為方一里者四千九百為田四萬四千一百夫半之得二萬二千五十家二軍當用二萬五百人少

二千九百五十人以羨卒充之舉大數亦得為二軍也以小國五十里為方一里者二千五百為田二萬二千五百夫半之得一萬一千二百五十家以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少一千二百五十人不滿一軍舉大數亦得為一軍也如此計之夏殷國地雖狹亦得為三軍矣易傳者此詩主美公劉之遷首章言去邰二章以言至豳無宜此文方說在道去夏入戎則戎地無寇至豳之日無所用兵三軍相襲復何衛哉且上言棄其積倉裹糧而行至豳無糧必須稅斂徹是稅名糧從田出徹田為糧稅事明矣故知三單是三軍之無副徹田是徹民而取糧所以不從傳也傳正義曰山西曰夕陽釋山文孫炎曰夕乃見日然則陽即日也夕始得陽故名夕陽釋言云荒奄也孫炎曰荒大之奄也則荒奄俱是大義故為大也皇矣傳以度為居此章二度傳意皆應為居王肅云居其夕陽之地豳國之居信廣大也箋正義曰夕陽者總言豳人一國之所處也其界在山之西不知是何

山也譜云豳在岐山之北書傳說太王去豳踰梁山注云梁山在岐山東北然則豳國之東有大山者其唯梁山乎大司徒注云輪從也馬融云東西為廣南北為輪量度其東西南北之所處信寬大矣豳譜所云原隰之野謂此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傳館舍也正絕流曰亂鍛石也箋云鍛石所以為鍛質也厚乎公劉於豳地作此宮室乃使人渡渭水為舟絕流而南取鍛厲斧斤之石可以利器用伐取材木給築事也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傳皇澗名也遡鄉也過

澗名也箋云爰日也止基作宮室之功止而後疆理其田野校其夫家人數日益多矣器物有足矣皆布居澗水之旁止旅乃密芮鞫之即傳密安也芮水厓也鞫究也箋云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公劉居豳既安軍旅之役止士卒乃安亦就澗水之內外而居脩田事也音義厲本又作礪鍛本又作碫丁亂反説文云碫厲石字林大喚反材木一本作材末夾古洽反又古協反澗古晏反遡音素過古禾反注同鄉本又作嚮許亮反文與卷阿篇注同校音教芮本又作汭如鋭反鞫居六反涯五佳反亦作厓澳於六反又於報反字或作奥疏正義曰上言量度國境此

言安置民居厚乎公劉之為君也於此豳地令民作此館舍將作之時先使人涉渡於渭乘舟絶中為亂而過取其礪石取其鍛具所以鍛礪斧斤利其國用伐取材木乃為宫室言其勸導有法豫事省功也宫室既備民得居處公劉止此宫室之基乃疆里民之田畒言其先營民居次理民田又校數夫家人數見其人物衆多公劉乃言曰人民衆多矣器物有足矣又徧觀民宅見其有夾其皇澗而處者謂在澗兩邉也見其遡其過澗而處者謂開門嚮澗也公劉見其布在水旁各服田畒又止其軍旅之役乃安息其士卒令此士卒於彼芮鞫之就也芮水内也鞫水外也謂止其在官之役使就水營田也言公劉之愛民如是王豈得不法效之乎傳正義曰禮有公館私館館者宫室之名為館所以止舍其中故云舍也正絶流曰亂釋水文孫炎曰直横渡也然則水以流為順横渡則絶其流故為亂俱是渡謂取礪礪既是石則知鍛亦石也箋正義曰鍛者治鐵之名非石

也傳言鍛石嫌鍛是石名故明之云鍛石所以為鍛質者質椹也言鍛金之時須山石為椹質故取之也礪者磨刀劒之名亦非石名也言取礪者亦取其為礪之石耳公劉之君民豳地作宮室謂作民宮室非公宮也公宮則上云于京斯依者是也鍛礪所用施於斧斤故知取鍛礪斧斤之石所以利器用也材木由器而取築作所用故云取材木給築事也傳正義曰以皇過與澗共文故知皆澗名也夾者在其兩旁故知遡者鄉也謂開門鄉之大率民以南門為正此蓋皇澗縱在兩旁而夾之過澗橫故在北而鄉之王肅云或夾或鄉所以利民也箋正義曰爰曰者公劉之言也公劉疆理田疇巡行廬井見民多器足而發此言故云日也作公室之功止謂民之宮也上云既順乃宣謂初至先及時耕田既耕乃營宮室也上既言耕則民已得地於此復疆之者前來急於趨時未善部分且有後來之衆皆須得田故止宮室之功乃疆理之亦既疆理其田自然須校人數周

禮稱夫家者謂男女也校比其國內男女之數而授之田公劉嘆其衆故曰益多矣有之爲言與多不類上言礪鍛是民之器物故知有者器用有足矣經陳二澗故云皆布於澗水之旁傳正義曰釋詁云密康靜也康安也轉以相訓是密得爲安芮是水厓之内故云水厓也釋言云鞫究窮也俱訓爲窮故轉鞫爲究此鞫是水厓之名言其曲水窮盡之處也故轉解其名鞫之意箋正義曰芮鞫皆是水厓之名鞫是其外則芮是其内故云芮之言内謂厓内隩隈之處故即引爾雅以釋之釋丘云隩隈也厓内爲隩外爲鞫李巡曰厓内近水爲隩其外爲鞫孫炎曰内曲裏也外曲表也是水之内曰隩水之外曰鞫也經言芮不言隩則經爲互也内則芮以明鞫爲外外有鞫名則内亦有内名以此見其芮爲隩也公劉初至之時居處未安須有防衛令言止旅則是宮室已安可以自固乃止之故云公劉居豳既安軍旅之役止士卒乃安上言夾澗嚮此芮鞫爲水之内外故知

就澗水之內外在居民居主於治田故云脩田事也此以水內為芮則是厓名非水名也夏官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注云汭在豳地詩大雅公劉什芮鞫之即以此芮為水名者蓋注禮之時未詳詩義故也

公劉六章章十句

序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音義泂音迥

疏正義曰尊者莫過上天猶以道德降靈親饗是王不可以無德故戒王使脩行之天言皇天者以尊稱名之重其事也道德相對則在身為德施行為道故中候云皇道帝德為內外優劣散則通也親饗者謂親愛其人饗其祭祀亦為相接成也經三章皆上三句言薄物可以薦神是親饗之也下三句言與民為父母是有道德也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餴饎傳洞逺也行潦流潦也餴餾也饎酒食也箋云流潦水之薄者也逺酌取之投大器之中又挹之注之於此小器而可以沃酒食之餴者以有忠信之徳齊潔之誠以薦之故也春秋傳曰人不易物唯徳緊物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傳樂以强教之易以說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音義潦音老挹音揖又音邑餴甫云反又作饙字書云一蒸米也饎尺志反字林充之反餾力又反又音留爾雅饙餾飪也孫炎云蒸之曰餴均之曰餾郭云餴熟為餾齊側皆反本又作齋緊於兮反樂音洛易羊豉反說音悦疏曰言

使人遠往酌取彼道上流潦之水置之於大器而來待其清澄又可挹彼大器之水注之此小器之中以灌沃米餴以為饎之酒食以此祭祀則天饗之此薄陋之物皇天所以饗之者以此設祭者是樂易之君子能有道德為民之父母上天愛其誠信故歆饗之然則為人君者安可以不行道德而作民父母故言此以戒王傳正義曰泂遠釋詁文行者道也潦者雨水也行道上雨水流聚故云流潦也釋言云餴餾稔也孫炎曰蒸之曰餴勻之曰餾郭璞曰今呼餐音修飯為餴餴均熟為餾說文曰餴一蒸米也餾飯氣流也然則蒸米謂之餴餴必餾而熟之故言餴餾非訓餴為餾饎酒食釋訓文箋正義曰隱三年左傳曰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其意以行潦為薄物由忠信之故而可以祭神箋取彼意為說故言流潦水之薄者也言投之大器者以言挹彼注茲是彼器挹之而注於此器故知遠酌取置之大器挹來乃注於小器

蓋以潦水之濁置之大器以澄之挹小器而用之所以轉經二器也沃酒食之饙謂為饙之時以此水沃潤之也引春秋傳者僖五年左傳文也服虔注云繄發聲也言黍稷牲玉不易無德薦之則不見饗有德則言饗言物為有德用也傳正義曰樂以至之親者皆孔子閒居之文也彼引此詩以為此言以釋之故傳依用焉樂者人之所愛當自彊以教之易謂性之和悅當以安民故云悅安之一人之云父母故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傳濯滌也罍祭器豈弟君子民之攸歸音義罍音雷滌徒歷反疏正義曰說文云滌洗也濯浣也則濯滌俱是洗浣之名故云濯滌也特牲注云濯溉也則溉亦是洗名下傳云溉清也謂洗之使清潔皆是洗器之名也春官司尊彝云四時之祭皆有罍是罍為祭器也卷耳云我姑酌彼金罍則饗燕亦有罍以此論祭事故

言祭耳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溉傳溉清也豈弟君子民之攸墍箋云墍息也音義溉古愛反清才姓反又如字

泂酌三章章五句

序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箋吉猶善也音義卷音權曲也篇内同大陵曰阿疏正義曰說文云賢堅也以其人能堅正然後可以為人臣故字從臣吉者善也吉士亦是賢人但序者别其文以足句亦因經有吉士之文故也經十章皆言求賢用吉士之事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傳興也卷曲也飄風廻風也惡人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也箋云大陵曰阿有大陵卷然而曲廻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興者喻王當屈體以待賢者賢者則猥來就之如飄風之入曲阿然其來也為長養民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傳矢陳也箋云王能待賢者如是則樂易之君子來就王游而歌以陳出其聲音言其將以樂王也感王之善心也音義飄避遥反本亦作票被皮寄反長張丈反下同猥烏罪反為于偽反樂音洛易音以豉反後樂易皆倣此

疏正義曰毛以為有卷然而曲者是大陵之阿也此阿以曲之故使迴旋之飄風從南而入之無不消散以興有美者是大德之化此化以美之故使凶悖之惡人隨政而順之皆得其息止也惡人既消則賢者樂進故此樂易之君子於是來而就王游來而就王歌以陳出其音聲言其將以樂王感王之善鄭以為有卷然而曲者之阿則飄風從南長養之方來入之以興王有降屈之意則賢者懷其撫養之德來就之阿以岸曲而來風猶王以體屈而致賢也下三句與毛同傳正義曰檀弓稱原壤歌曰執女手之卷然則卷是曲貌也釋天云迴風為飄李巡曰迴風旋風也風必有道然後得去阿之曲者風無去路故入阿則消善政消惡亦復如此箋正義曰大陵曰阿釋地文以此詩勸王求賢求之必當降意下言君子之來此當言王待之狀且舜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是得賢然後消惡非惡消然後賢來故易傳以曲阿喻王之體屈也屈體者謂降尊就卑接以恩意使

賢者感恩而樂來也以飄者風之狀故言猥來以對之猥者多而疾來之意飄風之來非有定所而以自南言之明其此南為義故知以南是長養之方喻賢者有長養之德故云其來為長養民也檜風云匪風飄兮何人斯篇云其為飄風彼皆不言自南故以為惡此言從長養之方故為喻善興取一象不得皆同此言賢人疾來故以疾風為喻傳正義曰矢陳釋詁文箋正義曰以言歌復言音則音為歌之音聲故云陳出其聲音言其將以樂王也王能為賢有所樂是感王之善心也以此知上經喻王之屈體矣若其不然止致賢人之來何能使之歌樂乎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傳伴奐廣大有文章也箋云伴奐自縱弛之意也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

職女則得伴奐而優游自休息也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恭己正南面而立言任賢故逸也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傳彌終也似嗣也酋終也箋云俾使也樂易之君子來在位乃使女終女之性命無困病之憂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音義伴音判徐音畔奐音喚徐音換弛本又作弛同書氏反任音壬或如鴆反治直吏反下為治同與音餘共音恭本亦作恭酋在由反又子由反又在幽反疏正義曰毛以為言王若能用周道伴奐然而德廣大奐然而有文章可使賢者於汝王所來游矣則此賢人皆來就王優游然於汝王所休息矣欲王廣大有文章以來致賢人又言賢人益王之意此樂易之君子

者若得來在爵位以輔佐王則使汝王得終汝王之性命無困病之憂又嗣其先君之功汝王能終之矣言得賢人則可以保全己之性命又終成先君之功戒王不可不求之也鄭以上二句言勸王求賢之意若得賢為官任之以事則伴奐然汝王得自游縱矣又優游矣汝王得休息矣是任賢則逸不可不求餘同傳正義曰傳以伴奐為廣大文章則是勸王使為此也求游者謂王能如此則賢人來游故王肅云周道廣大而有文章故君子得以樂易而來游優游而休息傳之此言以二字分而為義蓋伴為廣大奐為文章故孔晁引孔子曰奐乎其有文章伴乎其無涯際是分之也則毛當讀為伴奐不得如徐音徐音自為鄭讀也箋正義曰伴奐之言與優游相類故為自縱弛之意人情莫不惡勞而好逸迫於不得已耳任賢可以優游故以此辭勸之求逸在於能官能官在於任職則君得優游故云賢者既來王以才官秩之各任其職汝則伴奐而優游自休息也才

官秩之謂論才然後官之居官然後秩之也引孔子之言又解其意言任賢故逸以明召公言此之意亦勸王欲使如舜也王肅奏云周公著書名曰無逸而云自縱弛也不亦違理哉孫毓云忠臣戒君而發章令自縱弛非直方之義斯皆未達勸戒之要旨也何則周公之言無逸者心也召公之言優游者事也心當戰兢無時可逸事若無為自然逸矣子之燕居申申如也是縱弛之狀無為而治其舜也與是自逸之事書傳稱成康之間刑措不用雖欲不逸何所為乎召公教其求逸勸使任賢此則違者之格言萬世所不易何以為違理之談非直方之義也周公之戒成王云君子所其無逸即云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亦是教王使求自逸其為勸戒與此正同孔晁又云一人戒無逸一人勸使縱弛事相反戾乃天之與地何其疏實而妄爭訟也傳正義曰彌終釋言文似先公是繼嗣先君故似為嗣遒終釋詁文彼遒作酋音義同也箋正義曰禮運云政也者君之所以藏

身之固也然則賢人在位即行善政可以保全性命無他患禍故云使汝終汝之性命無困病之憂也若使匪無可任每事勞心則是傷年夭命不得終矣成王之所繼嗣者先王也而云先公公是君之別名故云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謂守其王位成就先君之功也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傳昄大也箋云土宇謂居民以土地屋宅也孔甚也女得賢者與之為治使居宅民大得其法則王恩惠亦甚厚矣勸之使然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箋云使女為百神主謂羣神受饗而佐之音義昄徐符版反孫炎郭璞方滿反字林方但反又方旦反疏正義曰勸王若

得賢者與之為治使之教民則汝之土地居宅之民大得其禮法文章矣下民蒙其德澤皆荷王者之恩則為王之恩惠亦甚之厚矣王何以不求之乎此樂易之君子既來在王位以德助汝使汝得終汝之性命百神皆以汝為主矣言其愛而饗祐之傳正義曰昄大釋詁文箋正義曰賢者所以養民故以土宇謂居民土地屋宅也以教之故民有所法則王而下得其恩故云王恩惠亦甚厚言甚者王恩已厚臣又益之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則為天子者固自為百神主矣令言百神爾主謂神意以之為主不欲使他人主之故知謂羣神受饗而祐助之

爾受命長矣茀禄爾康矣傳茀小也箋云茀福康安也女得賢者與之承順天地則受久長之命福禄又安女

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傳嘏大也箋云純大也予福曰嘏使女大受神之福以為常音義茀沈云毛音弗徐云鄭音廢一云方味反鄭芳沸反毛疏正義曰毛以為王得賢者與之久長矣非徒大福佑助王身其細小之福禄亦於汝而安之矣此樂易之君子既來在王位以德助汝終汝之承順天地則所受天之性命得性命德大天之性於汝為常矣言能任賢者則福常助之鄭唯以茀為福嘏為嘏辭為異餘同傳正義曰福之大者莫過永年命長已是大福則茀福宜為小福故以茀為小福故以茀為小言小尚安之則大者可知箋正義曰茀之為福為小皆無正訓以其與禄共文宜為福爾上言百神為主命則天地所授天無悔慤壽命則長故云得賢者與之承順天地則受久長之命既得長命又為福禄所安謂使之四方無虞常主天下也傳正義

曰嘏大釋詁文箋正義曰純大釋詁文詩之有嘏字者皆是祭祀之事少牢特牲之禮尸嘏主人皆予之以福故云予福曰嘏受福以為常言其終常德之未嘗闕失也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傳有馮有翼道可馮依以為輔翼也引長翼敬也箋云馮馮几也翼助也有孝斥成王也有德謂羣臣也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為尸尊之豫撰几擇佐食廟中有孝子有羣臣尸之入也使祝贊道之扶翼之尸至設几佐食入助之尸者神象故事之如祖考豈弟君子四方為則箋云則法也王之臣有

是樂易之君子則天下莫不放傚以為法 音義 馮符冰反注同本又作憑饌士戀反又士轉反具也本亦作撰道徒報反本亦作導放方往反 疏 正義曰毛以為上章勸王求賢以自益此作指賢人之行以戒王言有善行可以為憑依者有藝能可以為輔翼者有至孝可以為感化者有大德可以為軌訓者王當以此長尊之以此恒敬之若王得此四等是樂易之君子若來在王位可與四方為法則矣以此故不可不求之鄭以為王所得為百神之主受大嘏之福者由敬神所致故祭祀則宜擇賢為尸而尊事之當有豫設所憑之几有豫擇佐食之人而宿戒之也其在廟中當有孝子之主人有德行之羣臣共行祭祀及尸之來至而以禮使祝導引之以禮使祝扶翼之既至神坐共尊而事之以致神福故不可不求賢也餘同傳正義曰傳以此求賢不言祭故皆以為賢人之德憑翼是施用之名孝德是成行之稱總而為

名皆是道也以憑翼義隱故特釋之言道可依憑以為輔翼則孝之與德亦為道也憑者可以委杖翼者可以輔助憑重於翼故先憑後翼孝者德之本故亦先孝後德俱是賢人之行分之異名耳引長輔翼皆釋詁文箋

正義曰顧命云成王憑玉几又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是憑施於几故以憑為憑几皐陶謨曰庶明勵翼又曰予欲左右有民汝翼是翼謂佐助故以翼為助曲禮下曰内事曰孝王某主人稱孝故知有孝斥成王有孝既是主人則有德宜謂助祭故以有德謂羣臣不解以引以翼從行葦而略之下言百神爾主純嘏爾常皆言神福主人神福由祭祀而來此詩為求賢而作故知此章說王之祭祀擇賢者以為尸以尊之故豫撰几擇佐食撰几解有憑擇佐食解有翼以下句乃言以引以翼謂來至導引之則有憑有翼未是尸之來至故為豫也撰謂供置之與擇相類但几則取而置之故言撰佐食則衆中簡之故言擇耳此本或云豫撰食者誤耳孫毓

載箋唯言撰几擇佐食是也定本亦作餞字非也少牢尸未入之前云司宮筵于奥祝設几于筵上特牲尸未入之前云祝筵几於室中東面是豫撰几也少牢云佐食升牢佐食遷肵俎特牲云宗人遣佐食盥出皆其下始言迎尸是擇佐食亦在尸未至之前故俱言豫也知翼為佐食者以翼者助也祭禮之有助名者唯佐食耳特牲注云佐食賓佐尸食者佐助也故知翼為佐食言廟中有孝子有羣臣謂祭時也然則凡與佐食亦在廟中用之別言廟中有孝子者凡與佐食祭時自在廟中其撰擇之時則在廟外以孝子不迎尸故以廟中為主設孝德之文於引翼之上見尸未入之前已有祭事故也言尸之入使祝贊導之扶翼之者行葦箋云在前曰引在旁曰翼此與彼同故以引為贊導也小牢云祝出迎尸于廟門之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是祝在前導之也導謂在前則贊謂在後少牢又云祝延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注云由後詔相

之曰延延進也特牲亦云至於階祝延尸尸入升祝先主人從是在後贊之也故此兼言贊焉特牲少牢亦無在尸旁之時而言持翼之者已有在其前後亦當或在其旁特牲注引禮器詔侑無方是前後左右無常也又言尸至設几佐食助之明上豫設至此用之又解所以令王尊尸如此者尸神象故當事之如祖考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傳顒顒溫貌卬卬盛貌箋云令善也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磋體貌則顒顒然敬順志氣則卬卬然高朗如玉之圭璋也人聞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德行相副豈弟君子

四方為綱箋云綱者能張衆目音義顒魚恭反卬五綱反聞音問本亦作

問望如字叶韻音亡磋七何反或作瑳論魯困反行下孟反

疏正義曰上既勸王敬賢又言敬賢之盡意言王者若得賢人與之以禮義相切磋則能令王體貌顒顒然溫和而敬順其志氣卬卬然充滿而高朗以玉之成器如圭然如璋然有善聲譽為人所聞知有善威儀為人所觀望非徒有益於王此樂易之君子能與天下四方為綱紀王何得不求之乎傳正義曰傳亦以顒顒為體貌故為溫卬卬為志氣故為盛其意與箋同箋正義曰令善釋詁文以圭璋是玉之成器切磋是治玉之名故云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磋也顒顒是觀其形狀故以為體貌敬順敬順即溫和也卬卬是見其適逸故以為志氣高朗高朗即茂壯也既體貌敬順志氣高朗則可以比玉故知玉之圭璋高朗則行聞於遠故有善聲譽敬順則貌無隋容故有善威儀貌善名彰是德行相副也釋訓云顒顒卬卬君之德也孫炎曰顒顒體貌溫順也卬卬志氣高遠也取此箋傳為說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傳鳳凰靈鳥仁瑞也雄曰鳳雌曰凰翽翽衆多也箋云翽翽羽聲也亦與衆鳥也爰于也鳳凰往飛翽翽然亦與衆鳥集於所止衆鳥慕鳳凰而來喻賢者所在羣士皆慕而往仕也因時鳳凰至因以喻焉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傳藹藹猶濟濟也箋云媚愛也王之朝多善士藹藹然君子在上位者率化之使之親愛天子奉職盡力音義翽呼會反說文云羽聲也字林云飛聲也口外反瑞垂偽反藹於害反爾雅云臣盡力也說文作譪譪云臣盡力之

美也朝直遙反疏正義曰毛以為成王之時有鳳凰之瑞召公以為用賢所致故陳之以戒王言鳳凰之往飛翽翽然者是其羽翼之聲亦集止於其所宜止之處令所以致此瑞者以其藹藹然王朝之上多善士也此善士等維君子大賢之所命使率化之使媚愛於天子矣令皆奉職盡力鄭以為鳳凰往飛之時翽翽其羽為聲亦與衆鳥集於所止鳳凰所在衆鳥慕而從之故鳳凰亦與之同止以興賢者來仕之時亦與衆羣士集於君朝賢者所在羣士慕而就之故賢者亦與之同朝得大賢而致羣士猶鳳凰飛而來衆鳥王安得不求之乎其餘同毛傳正義曰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凰亦鳳類故俱云靈鳥言此鳥有神靈也言仁瑞者五行傳及左氏說皆云貌恭體仁則鳳凰翔言行仁德而致此瑞毛此意用臣之仁以致南方鳳昭二十九年左傳云水官廢矣故龍不生彼言臣脩水職致東方龍則毛意與左丘氏說同以用臣所致者皆脩母致子應也釋鳥

云鶠鳳其雌凰是雄曰鳳雌曰凰也說文云鳳神鳥也天老曰鳳象麟前鹿後蛇頸魚尾龍文龜背燕頷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暮宿風穴見則天下大安寧字從鳥凡聲鳳飛則羣鳥從以萬數故鳳古作朋字山海經曰川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而文名曰鳳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鳥也飲食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大安寧京房易傳曰鳳凰高丈二漢時鳳凰數至漢書云高五六尺郭璞云小之形未詳翽翽與其羽速文則是羽聲也言衆多者以鳳鳥多故羽聲大皐陶謨云鳳凰來儀注云儀匹言其相乘匹中候握河紀云鳳凰巢阿閣讙樹言讙讙在樹是鳳必羣飛白虎通云黃帝之時鳳凰蔽日而至是來必衆多也毛意不言衆鳥則唯是鳳事而言亦者以鳳事自相亦也故王肅云鳳凰雖亦高飛傳天而亦集於所宜止故集止以亦傳天亦集止今能致靈鳥之瑞者以多士也

欲其常以求賢用吉士為務也箋正義曰以傳言衆多解為聲之意故又明之云翽翽羽聲也以此興求賢求賢當此鳳而言亦集則意取於亦故云亦集衆鳥也鳳與衆鳥俱集所止猶賢與羣士俱在王朝衆鳥慕鳳以羣士慕賢故以為喻明王之朝無人不賢而云慕者以賢有等級言小善之慕大善耳君奭云苟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又太平必致四靈故知因時鳳凰至故以喻焉傳正義曰釋訓云藹藹濟濟止也俱為容止故猶之釋訓又云藹藹萋萋臣盡力也則此為美容又盡力矣箋正義曰以左傳言維命者皆謂受其節度聽其進止此經既云多言吉士即云維君子使則吉士受此君子之命使也媚于天子文承其下明是君子使此吉士愛天子矣故云君子在上位者率化之謂若公卿之率化大夫士也臣之愛君惟當盡心力奉職事故云奉職盡力意取爾雅為說也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箋云傅猶戾也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箋云命猶使也善士親愛庶人謂無擾之令不失職音義傅音附令力呈反下欲令同疏箋正義曰無擾皆安樂之義耕墾原隰以種禾黍治其絲麻以為布帛皆民之職也愛庶人者清靜為政不亂在下安養之使不失此職耳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傳梧桐柔木也山東曰朝陽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箋云鳳凰鳴于山脊之上者居高視下觀可集止喻賢者待

禮乃行翔而後集梧桐生者猶明君出也生於朝陽者被溫仁之氣亦君德也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菶菶萋萋雝雝喈喈傳梧桐盛也鳳凰鳴也臣竭其力則地極其化天下和洽則鳳凰樂德箋云菶菶萋萋喻君德盛也雝雝喈喈喻民臣和協音義梧音吾被皮寄反棲音西菶布孔反又薄孔反又薄公反萋七西反喈音皆鳳凰鳴也疏正義曰毛以為上既言鳳凰由吉人所致此又總而結之以告戒於王言今鳳凰鳴矣於彼高岡之上又梧桐生矣於彼朝陽之地其梧桐之生則菶菶萋萋而茂盛其鳳凰之鳴則雝雝喈喈而和協是太平之實驗矣鄭以為鳳凰之將出則先鳴矣於高山

之脊居高視下觀可集止見其梧桐生矣於彼山東之朝陽乃往集之以興賢者之將仕也則相時待禮擇可歸就見其明君出矣於彼仁聖之治世乃往仕之梧桐之生則菶菶萋萋而茂盛以興明君亦德盛也鳳凰之鳴也則雝雝喈喈然音聲和協以興民臣亦和協也傳正義曰梧桐可以為琴瑟是柔刃之木故曰柔木釋木云櫬梧郭璞曰今梧桐又曰榮桐木郭璞云即梧桐也然則桐梧一木耳山東曰朝陽釋山文孫炎曰朝先見日也言梧桐不生山岡太平而後生朝陽者山岡與朝陽一也以經有岡故以山言之但梧桐柔脆之木若時未太平地不及化則不生山岡朝陽之地若太平則生山岡之朝陽出頂之東皆早朝見日但是山東之岡脊總曰朝陽不云鳳凰鳴處所者以時不太平鳳全不見故不須言鳴之處所箋正義曰箋以上二章興求賢人故此亦以鳳凰興賢者梧桐自是鳳之所栖不必太平乃有不得為太平之事因鳳所集故以興明君焉以鳳鳴

而言在岡故知居髙視下觀可集止言賢者待禮者明君能以禮召人故以喻焉梧桐可使鳳凰集之則大樹非始生矣而言梧桐生者喻明君出也既以梧桐比君不言生於他處而云生於朝陽者以其早見日陽被溫仁之氣溫仁者亦君之徳也故以朝陽之梧桐喻之非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莊子文也然莊子所説乃言鵷鶵鵷鶵亦鳳凰之别白虎通云黄帝之時鳳凰蔽日而至止於東園食常竹實栖常梧桐終身不去且諸書傳之論鳳事皆云食竹栖梧箋言此者解經既言鳳凰即言梧桐之意也傳正義曰言梧桐盛解菶菶萋萋鳳凰鳴解雝雝喈喈臣竭其力以下更覆解此鳳鳴木盛之意由臣能竭其力以助於君故使地亦極盡其化生之徳生此梧桐使之菶菶萋萋也由臣竭其力故使天下和洽故使鳳凰樂徳而來其鳴雝雝喈喈也知臣竭其力為二事之總者以此言太平由臣之力明天下和洽亦臣竭力矣萬物草木天之所生言地極其化者以梧

桐生在地是地能化之釋訓云藹藹萋萋臣盡力也舍人曰藹藹賢人之貌萋萋梧桐之貌孫炎曰言衆臣竭力則地極其化梧桐盛也是用此傳為說釋訓又云雝雝喈喈民協服也不為鳳凰鳴此傳與爾雅異者毛意以為由萬民協服故鳳聲雝和亦得合爾雅也箋正義曰菶菶萋萋梧桐之貌也箋於上經以梧桐喻明君故以梧桐盛喻君德爾雅言臣盡力與此箋不同者以君有盛德則能使臣盡其心力亦與爾雅合也雝雝喈喈鳳凰之聲上以鳳凰比賢者其鳴似賢者之政教故以鳳凰聲聞於人人聞之而知其雝和以喻政教加被於民民應之而相與和協爾雅言民協服者彼言所喻之意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傳上能錫以車馬行中節馳中法也箋云庶衆閑習也令賢者在位

王錫其車衆多矣其馬又閑習於威儀能馳矣大夫有乘馬有貳車矣詩不多維以遂歌傳不多多也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志遂為工師之歌焉箋云矢陳也我陳作此詩不復多也欲令遂為樂歌王日聽之則不損令之成功也音義中丁仲反下同乘承證反復扶又反疏正義曰毛以為成王實能用吉士已致太平但召公欲令守其成功故自言作詩之意言令君子賢者來在王位王賜之車馬其所賜君子之車既衆且又能多矣所賜君子之馬既閑習於威儀且又能馳矣是王能用賢不須規戒令我陳作此詩豈不多乎言其實煩多也正以中心不已恐王惰慢故作此詩遂為樂人之歌冀常求賢士永為鑒戒不損令日成

功也鄭唯以不多為作此詩不復多為異餘同傳正義曰言上能賜以車馬謂成王於時已能賜之行中節解既閑也馳中法解且馳也言閑馳者美其中節度合禮法箋正義曰以經言既是王賜之故云今賢者在此位王賜其車衆多矣庶多一也丁寧以足句且馳者是馬走之名馬既能走令言且馳明是馳合於法故云其馬又閑習於威儀能馳矣車不獨賜駕必以馬車言衆多則馬亦多矣但馬有御之威儀故別言閑馳以美之馬既別文故衆多者唯言車耳言大夫有乘馬有貳車者解其言多之意以車則人有副貳所賜又非一人故言多也言大夫者自大夫以上皆有此不必專指大夫也禮士無貳車又止得一馬本或有士者衍字定本云大夫士有乘車貳車非也傳正義曰傳反其言以不多為多者王既能用賢不復須戒故以作詩為煩多也又解召公獻詩及言遂歌之意以明王使公卿獻詩以陳其所作之人志意遂為工師之歌故也國語亦云使公卿

至於列士獻詩與此同也春官大師職掌九德六詩之歌工者樂師之總名即太師是也箋正義曰箋以忠臣諫王其言雖多猶恨心之不盡不當自謂已言已為多也宜順文自通不宜反之故易傳以為作此詩不復多言其意猶以為少也樂人之歌常在君側故云王日聽之則不損今日之成功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序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箋云厲王成王七世孫也時賦斂重數繇役煩多人民勞苦輕為姦宄彊淩弱衆暴寡作寇害故穆公以刺之音義勞如字從此至桑柔五篇是厲王變大雅斂力豔反數音朔繇本亦作徭音遥宄音軌本亦作軌疏正義曰經五章上四句言民勞

之須安次四句言寇虐之當止下二句言王當行善政以安民皆是刺王之事箋正義曰世本及周本紀皆云成王生康王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生恭王恭王生懿王及孝王孝王生夷王夷王生厲王凡九王從成王言之不數成王又不數孝王故七世也左傳服虔注云穆公召康公十六世孫然康公與成王同時穆公與厲王並世而世數不同者生子有早晚壽命有長短故也注述詳略不必有例而商頌列祖箋云中宗殷王太戊也湯之玄孫玄鳥箋云高宗殷王武丁也中宗玄孫之孫是則以詩相繼因而明之此以屬王之詩承成王詩後故本之於成王也其文武成及厲宣幽若王風之平桓莊皆父子相繼中間無隔故不假言之小雅之序無成王之文故六月不以宣王繼成王十月之交推之而知是厲王耳而序文不為屬字故就此以明世數也郊特牲云天子失禮自夷王以下注云夷王周康王玄孫之子繫

之康王者以記文事雜上無所據文武成康俱為明王失禮是初衰之始故繫於明王之最末者言之此以天子事皆因有所隔而詳其世數國風雖有隔絶皆不明言詳天子而略諸侯亦尊卑之義也序略言刺王箋明其刺意賦斂重數徭役煩多使民勞苦即五章皆上四句是也輕為姦宄以彊淩弱以衆暴寡作為寇害五章皆次四句是也故穆公以此刺之也五章下二句皆教王為善政以安止之非勞虐之實事故箋略之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傳汔危也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箋云汔幾也康綏皆安也惠愛也今周民罷勞矣王幾可以小安之乎愛京師之人以

安天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傳詭隨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謹無良慎小以懲大也憯曾也箋云謹猶慎也良善式用遏止也王為政無聽於詭人之善不肯行而隨人之惡者以此敕慎無善之人又用此止為寇虐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罪者疾時有之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傳柔安也箋云能猶伽也邇近也安遠方之國順伽其近者當以此定我國家為王之功言我者同姓親也音義汔許一反說文巨乞

反夏戶雅反下同幾音祈下同罷音皮詭俱毀反過於萬反反惏七感反本亦作憯柔音揉本亦作揉能徐云毛如字鄭奴代反侞捴字書未見所出廣雅云如若也均也義音相似而字則異舊音如庶反義亡難見鄭注尚書云能恣也與此不同

疏

正義曰毛以為穆公諫王言令周民亦皆疲勞止而又危耳近於喪亡王可以小省賦役而安息惠愛此中國京師之人以安天下四方諸夏之國若安定勞民當糾察有罪無得聽縱其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其無阿縱之法故以勑慎其為無善之人亦用此法以止其為寇虐之行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罰者當用正法刑罰而禁止之令民得無勞也所以令王先愛京師以及四方者以王之政欲安遠方之國當先順侞其近王當行之以此定我周家為王之功恐其不能安定而喪失之鄭唯以汔為幾云此民亦皆已勞止王幾可以小安之為異餘同傳王義曰以汔之下即云小康明是由危須安故以汔為危也中

國之文與四方相對故知中國謂京師四方謂諸夏若以中國對四夷則諸夏亦為中國言各有對故不同也

箋正義曰傳以汔之為危既無正訓又小康者安此勞民直以勞民須安不當更云危也釋詁云饑汔也孫炎曰汔近也郭璞曰謂相摩近反覆相訓是汔得為幾也昭二十年左傳引此詩杜預云汔期也然則期字雖別皆是近義言其近當如此史記稱漢高祖欲廢太子周昌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不奉詔言期者意亦與此同也康綏皆安惠愛皆釋詁文又云愛京師得安四方之意由京師者諸夏之根本根本既安枝葉亦安京師王之所專王若安之則四方諸侯亦皆效王安之傳正義曰詭戾人之善隨從人之惡以其故為此惡情不可原是故不得聽縱之也此詭隨無良寇虐俱是惡行但惡有大小詭隨小惡無良其次寇虐則大惡也詭隨未為人害故直云不得縱之無良則為小惡已著故謹勑之寇虐則害加於民故

遏止之然則三者各自為罪而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以為相須之意故傳解之云謹慎其小以懲創其大以無良之惡大於詭隨詭隨者尚無所縱則無良者謹慎矣至於寇虐則不可以謹故别云式遏謂加之大罪也憯曽釋言文爾雅本或作云曽音義同箋正義曰謹慎俱是勑戒之言故云謹猶慎以傳言慎小故申足之式用釋言文遏止釋詁之此無縱之文為下總目為良寇虐憯之故云又用此止為寇虐曽不畏敬明白之刑罰者言又用者亦用此無縱之事不畏明白之刑即以與寇虐為一故長讀之穆公諫王無縱明實有其人故云疾時有之傳正義曰柔安釋詁文箋正義曰尚書無逸云柔遠能邇注以能為恣則此云伽者與注同謂順適其意也邇近釋詁文安遠方之國當先順伽其近者即論語所謂悅近來遠是也此與上文相成能邇謂惠中國柔遠即綏四方也厲王身為王矣而云以定我王故知以定我周家為王之功若廣論天下之事雖則畏姓

可以稱我令指王身而文稱我是共王有周家之辭故云我者同姓親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逑傳休定也逑合也箋云休止息也合聚也無縱詭隨以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傳惛怓大亂也箋云惛怓讙譁也謂好爭者也俾使也無棄爾勞以為王休傳休美也箋云勞猶功也無廢女始時勤政事之功以為女王之美述其始時者誘掖之也音義逑音求惛音昬說文作昬云怓也釋文惛亦不憭也怓女交反鄭云猶讙譊也說文云怓亂也讙音歡又許元反譊女交反本又作譁音花好呼報反爭爭鬬之爭休許虯反

掖音亦

疏正義曰毛以為令周民亦皆疲勞止而又危耳近於死亡王可以小安定止息矣當愛此中畿之國以為諸夏之民使得會聚王若施善政當糾察有罪無得縱此詭人之善隨人之惡者以此勅慎其讙譊為大惡者又用此無縱之事止其寇虐之善無使有遭此寇虐之憂又誘王言其始時有善勸令終之無棄爾王始時之政事之功以為王政之美鄭唯汔幾為異餘同傳正義曰釋詁云休息也定止也息亦定之義故以休為定述合釋詁文箋云休之為定於義雖通而未是正訓故以休為止息合為合聚所以申足毛義惽怓者其人好鬭爭惽惽怓怓然故箋以為猶讙譊謂好爭訟者是其言語為大聒亂人故云大亂非是為大禍亂也休美釋詁文箋正義曰勞力然後有功故云勞猶功也知汝勞為汝始時勤政事之功者以云無棄明其先有而不棄也厲王暴虐初則然矣而述其始有功者誘掖之耳誘掖之言出衡門之序謂誘道而扶掖之以小人

貪功闓已先有善或將勉力故誘之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傳息止也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傳慝惡也箋云罔無極中也無中所行不得中正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傳求近德也音義慝吐得反近附近之近注同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傳愒息泄去也箋云泄猶出也發也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傳醜衆厲危也箋云厲惡也春秋傳曰其父

為厲敗壞也無使先王之正道壞戎雖小子而式弘大傳戎大也箋云戎猶女也式用也弘猶廣也令王女雖小子自遇而女用事於天下甚廣大也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是以此戒之音義愒起例反徐丘麗反泄以世反又息列反應應對之應疏正義曰毛以為民亦疲勞止又危耳可以止息之先愛止中國之京師使諸夏之民其憂寫泄而去又當無縱詭隨之人以此物慎衆為危殆之行者又用此止其寇虐之害無使王之正道敗壞也所以須然者在王之大位者雖小子而用事甚大大不可不慎故須息勞民而止寇虐也鄭

以汔為幾厲為惡戎汝弘廣為異餘同傳正義曰愒息釋詁文云泄漏也然則泄者閉物漏去之名故以為去箋以為憂泄者是憂氣在腹而發出故云出也發也其意亦與毛同月令是謂泄天地之氣是發出之義也醜衆釋訓文易之言厲者皆危之義乾九三夕惕若厲之類皆是危也故以為危醜厲謂衆為惡行以危人者也箋正義曰箋以言人之惡當指其惡狀危非惡之名故以厲為惡秋官司厲注云犯政為惡曰厲是也所引春秋傳曰襄十七年左傳云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訽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以厲為罵辭明是惡矣故引之以證厲為惡釋詁云壞毀也敗亦毀損之名故以為壞言正敗是正者敗故云無使先王之正道壞言寇虐之人能壞先王正道也傳正義曰戎大釋詁文王肅云在王者之大位雖小子其用事甚大也箋正義曰以下已有大故訓戎為汝弘復為大則大文太重故弘猶廣廣

亦大之義耳小子無知之稱故抑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言雖小子故知自遇如小子居天子之位故用事廣大引易曰盡通者乎皆上繫辭也出言善否千里之外違之應之是其用事廣大出言不易是以穆公以此言戒之必易傳以戎為汝者乃孫毓云戎之為汝詩人通訓言大雖小子於文不便箋義為長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傳賊義曰殘箋云王愛此京師之人則天下邦國之君不為殘酷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傳繾綣反覆也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箋云王者君子比德焉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故作是詩用大諫正女此穆公至忠之言

音義繾音遣綣起阮反字或作卷覆芳服反令力呈反　疏傳正義曰孟子云賊仁曰賊賊義曰殘言是賊敗仁義之事昭二十五年左傳繾綣從公無通外內則繾綣者牢固相著之意非善惡之辭但施於善則善施於惡則惡耳此云以謹繾綣是人行反覆為惡固義不捨常為惡行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序板凡伯刺厲王也箋云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入為王卿士音義板音版　疏箋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左傳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知為王卿士者以經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是為王官也以其伯爵故宜為卿士瞻仰凡伯之刺幽王春秋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世在王朝蓋畿內之國杜預云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共縣於漢屬

河内郡葢在周東都之畿内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為猶不遠傳板板反也上帝以稱王者也癉病也話善言也猶道也箋云猶謀也王為政反先王與天之道天下之民盡病其出善言而不行之也然為謀不能遠圖不知禍之將至靡聖管管不實於亶傳管管無所依繫亶誠也箋云王無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不能用實於誠信之言言行相違也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傳猶圖也箋云王之謀不

能圖遠用是故我大諫王也音義卒子恤反癉本又作僤當亶反沈本作癉出如字徐尺遂反話户快反說文云會合善言也亶丁旦反行下孟反

疏正義曰毛以為尊比上帝之王者其為政教反又反也既反於先王又反於天道以此之故天下之民蒙其惡政盡皆困病矣假使王出嘉善話言則不肯是而用行之如此則王之所為之道不能長遠唯趨於淺近不知禍之將至也又王之所為恐無重聖人之法管管然以心自恣無所依據不能用實於誠信之言既不依聖人之法不實誠信之言以此圖事不能至遠我以王所圖之事未能及遠恐王將有禍難以是之故用大諫正王鄭唯以猶皆為謀為異餘同傳正義曰釋訓云板板僻也邪僻即反戾之義故為反也上帝以稱王者謂假上帝之尊稱之以比王者若實指上天則天無所反故知以斥王也癉病話善言猶道皆釋詁文彼猶作繇義同也箋正義曰猶謀釋詁文以言

不遠則無不能深知遠事故易傳以猶為謀以重言反反則反有二事故云王為政反先王與天道王者為政當遵用先王上承天意故知所反有二事反先王與天也以其先違舊章乃失天意故後言天也其出善言不行之謂王自出而不行也小人之言雖不盡善亦知愛其善時復言之但言之易行之難不能行之耳知非他人為王說善言王不能行者他人之言則是諫諍經不得言出也不用他言則是不從箋不得言不行也以此知是王自出言不能行之人必深謀遠慮乃能預防患禍王之為謀不能遠圖是不知禍之將至也傳正義曰以管管與靡聖同文既無聖法故知無所依繫亶誠釋詁文箋正義曰以無聖而言管管是違法任情故知以心自恣不能用實於誠信之言謂意欲為善終不能行是於言為虛故云不能用實於誠信之言有言不行是言行相違也此不實於亶還是上出話不然也下言猶之未遠還是上為猶不遠耳作者反覆重言耳傳正義

曰猶圖繹言文圖即謀也箋言王之謀者申傳意耳言大諫謂其諫之深自此以下是大諫也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傳憲憲猶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也箋云天斥王也王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方變更先王之道臣乎女無憲憲然無沓沓然為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傳輯和洽合懌説莫定也箋云辭辭氣謂政教也王者政教和説順於民則民心合定此戒語時之大臣音義憲許建反蹶俱衛反泄徐以世反爾雅云憲憲泄泄制法

則也說文作泄云多言也為于偽反輯音集又七入反懌音亦本亦作懌說音悅下同語魚庶反【疏】正義曰王之為惡侵亂下民則有諂佞之臣助為惡政此又責以王之尊比於上天故謂王為天言王之方行暴虐之政以艱難天下之民汝臣等無得如是欣欣然喜樂而勸之王之方欲動變先王之道而行邪僻之政汝臣等無得如是沓沓競隨從而助之戒之使無得為王制作法度以通達其意使王成惡故又言已之意所以不欲令臣制作法度者以國之安危在於出令王者若出教令其辭氣之和順矣則下民之心相與合聚矣其辭氣之悅美矣則下民之心皆得安定矣言民合定在於王教故汝臣等不得為王制虐政以亂下民也傳正義曰釋訓云憲憲泄泄制法則也李巡曰皆惡黨為制法則也孫炎曰厲王方虐諂臣並為制作法令此直解詩人言此之意而不解其狀故傳解憲憲泄泄之義憲憲猶欣欣欣喜樂貌也謂見王將為惡政而喜樂之泄泄猶

沓沓競進之意也謂見王將為惡政競隨從而為之制法也蹶動釋詁文箋正義曰戒臣不令助之故天斥王非斥上天也方者未至之辭故言方欲謂將為教令之時也難是困苦之事故知艱難天下之民動為變改之事故知變更先王之道以下文及爾同寮故知是責臣之辭達其意者謂君意始發往通達其心與之合和為作法以成其惡也定本集注皆作達其意俗為逢者誤也傳正義曰輯和洽合莫定釋詁文又云懌悅樂也俱訓為樂故以懌為悅箋正義曰論語云出辭氣故以此辭為辭氣也此辭加于下民故知謂政教也知此大臣者以凡伯卿士而云與已同寮且非大臣不得與王制法故知是戒語時之大臣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僚官也囂囂猶警警也箋云及與即就也我雖與爾職事異者乃

與女同官俱為卿士我就女而謀及忠告以善道女反聽我言謷謷然不肯受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傳芻蕘薪采者箋云服事也我所言乃今之急事女無笑之古之賢者有言有疑事當與薪采者謀之匹夫匹婦或知及之况於我乎音義寮字又作僚力彫反謷五刀反謷五報反道音導下牖道道民皆同芻初俱反蕘如謠反說文云蕘草薪也知音智又如字疏正義曰上言我語大臣而大臣不受此又責之言我雖與汝異其所職之事要乃與汝同其官寮以同官之類當相用其言語我今就汝謀慮告此以善道而汝聽我言反謷謷然不肯受用何也我之所言維是當今急事汝勿以為

非而笑之先世上古之民賢者有善言云我有疑事當詢謀於芻蕘薪采者以樵采之賤者猶當與之謀況我與汝之同寮不得棄其言也傳正義曰寮官釋詁文言同寮者謂同為王官文七年左傳荀林父謂先蔑曰同官為寮吾嘗同寮敢不盡心乎是寮為同官也囂囂者是不聽之狀釋訓文囂囂傲也謂傲慢其言而不聽之故言猶謷謷箋正義曰及與釋詁文我即爾謀謂往與之謀故知即為就周禮六官各有所掌故異職而同官也論語說朋友之交云忠告而善道之故知就與之謀是其忠誠之心告之以善道道即上章所云勿為王制法度是也傳正義曰言詢于芻蕘謂謀於取芻取蕘之人非謀於草木故云芻蕘薪采者是賤人也說文云薪蕘也蕘即薪也然則芻者飼馬牛之草蕘者供燃火之草蕘是薪耳以薪者亦是采取故連言之箋正義曰服事釋詁文知所言是急事者凡伯責其不聽明是事之急切以其惡急故責汝無笑之先民者是古昔之民耳

但以其言傳於後世為人所傚習故知是古之賢者親取薪采則是賤者故云匹夫匹婦或知及之況於我乎中庸云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彼言夫婦即此箋所謂匹夫匹婦也庶人無妾媵唯夫婦相匹故稱匹也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傳謔謔然喜樂灌灌猶欵欵也蹻蹻驕貌箋云今王方為酷虐之政女無謔謔然以讒慝助之老夫諫女欵欵然自謂也女反蹻蹻然如小子不聽我言

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傳八十曰耄熇熇然熾盛也箋云將行也今我言非老耄有失誤乃告女用可憂之事而女反

如戲謔多行熇熇慘毒之惡誰能止其禍

音義 謔虛虐反灌古亂反蹻其略反樂音洛耄莫報反熇徐許酷反沈又許各反說文云火熱也

疏 正義曰又責大臣言比天之王者方為酷虐之政將害於民汝等大臣無得如是謔謔然喜其所為而以讒慝助之我老夫教諫汝其意乃款款然情至意盡何為汝等而未知幼弱之小子反蹻蹻然自驕恣而不聽用我之言乎汝不用我言豈不以我為老也非我之言為老耄有所失誤乃告汝可憂之事汝何為反用可憂之事以為戲謔而慢我汝既不用我言反助王為惡多行慘毒之惡熇熇然使惡加于民不可救止而藥治之言王之為惡皆大臣之由故責之傳正義曰此言謔謔猶上憲憲見王為惡如喜樂之故為喜樂也釋訓云灌灌憂無告也解其言灌灌之意耳非解灌灌之義故云猶款款言曰至誠款實而告之但彼不受用即是無所告耳釋訓云蹻蹻驕也孫炎曰

謂驕慢之貌箋正義曰謔謔直是喜樂之貌而云以讒慝助之者釋訓云謔謔謞謞崇讒慝也舍人曰謔謔謞謞皆盛烈貌孫炎曰厲王暴虐大臣謔謔然喜謞謞然盛以興讒慝也是以讒慝助之事也下云匪我言耄則凡伯老矣故云老夫諫汝款款然者是凡伯自謂也小子是幼弱無知之稱以其不可教誨故謂之小子言汝反蹻蹻然如小子不聽我言也傳正義曰八十曰耄曲禮文熇熇是氣熱之盛故為熾盛也箋正義曰老耄老人言多惛忘故云非我言耄有其失誤此爾用憂三字皆言耄之下與謔字共文則是凡伯自言我告汝可憂之事而汝反用其可憂之事而好為戲謔故箋分之以見此意熇熇是熾盛之貌而言不可救止故知是多行慘酷毒害之惡誰能止其禍如人病甚不可救以藥

天之方懠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傳懠怒也夸

毗體柔人也箋云王方行酷虐之威怒女無夸毗以形體順從之君臣之威儀盡迷亂賢人君子則如尸矣不復言語時厲王虐而弭謗民之方殿屎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傳殿屎呻吟也蔑無資財也箋云葵揆也民方愁苦而呻吟則忽然有揆度知其然者其遭喪禍又素以賦斂空虛無財貨以共其事窮困如此又曾不肯惠施以賙贍衆民言無恩也音義懠才細反疾怒也夸若花反復扶又反弭彌耳反止也殿都練反郭音拈說文作唸屎許伊反郭音香帷反說文作吚呻音申吟如

字本又作唸同度待洛反斂力艷反共音恭本亦作恭施式豉反瞷音周瞻市艷反

疏 正義曰此又責羣臣言比天之王者方欲威怒行酷虐之害汝等無得為此夸毗足恭前却以體從之君既為惡臣又從之則上下威儀盡迷亂矣其善人君子則如尸然不復言語矣故令天下之民方欲愁苦而呻吟矣汝君臣忽然則莫有察我民敢能揆度知其情者此民又遭虐政之喪禍重斂之危亂其室空虛無有資財而汝等君臣亦曾莫有肯惠施我之衆人欲瞷瞻之者言愁貧並至民困之甚而上無恩恤故以刺之 傳正義曰懠怒釋言文舍人曰懠怒聲也釋訓云夸毗體柔也李巡曰屈己卑身求得於人曰體柔然則夸毗者便僻其足前却為恭以形體順從於人故云以體柔人 箋正義曰尸謂祭時之尸以為神象故終祭而不言賢人君子則如尸不復言語畏政故也時厲主虐而弭謗事見周語弭止也止人之謗已者 傳正義曰殿屎呻吟釋訓文孫炎曰人愁苦呻吟

之聲也箋正義曰葵揆釋言文民愁苦而呻吟是無所告訴也無有揆度知其然謂君臣並不察民也君行既惡則致天災故民有遭喪禍者政亂則稅民無藝故又責以賦斂也內供喪費外充稅斂故空虛無資財以供其事用也定本集注責以賦斂責字皆作素俗本為責誤矣素者先也謂先重賦斂故困窮也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傳牖道也如壎如篪言相和也如璋如圭言相合也如取如攜言必從也箋云王之道民以禮義則民和合而從之如此攜

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傳辟法也箋云易易也女攜掣民東與西與民皆從女所為無曰是何

益為道民在已甚易也民之行多為邪僻者乃汝君臣之過無自謂所建為法也音義壎許元反篪音池攜下圭反和如字又胡臥反易鄭音亦注易易也上字同又以豉反多辟之辟匹亦反邪也注同立辟之辟婢亦反注同易也之易以豉反下同掣本又作摩尺製反與並音餘行下孟反邪似嗟反疏正義曰自此以上言政惡民困此言可反之使善言天王之導民也如壎然如篪然言民必應君命如壎篪之相和也如璋如圭然言民必同君心如圭璋之相合也又如往取物如手攜物言其必從君化如攜取之隨人君也若然民之從已如手攜之汝王無曰是何益與勿謂如手攜無益王者之導民甚易言上為善政民必為善是甚易也汝當行善以化之令民之所行皆多邪僻乃汝君臣之過汝無自謂所建立者為法當更改行以化民無得行此惡政也傳正義曰牖與誘古字

通用故以為導也壎篪俱是樂器其聲相和以喻民之應君故云相和也半圭為璋合二璋則成圭以喻民合君心故云言相合也取謂物在他處行往取之攜謂物在地上手舉攜之人所攜取必從手而來故云言必從也壎篪圭璋相類之物故言相也取攜謂人攜取物而物名不見與上不類故變言必從而不言相也辟法釋詁文箋正義曰以韻當為改易之易故轉之為難易之易也上有六如獨言攜者以攜者處末處故乘而反之以比攜民之東西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傳价善也藩屏也垣墻也王者天下之大宗翰幹也箋云价甲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大師三公也大邦成國諸侯

也大宗王之同姓世適子也王當用公卿諸侯及宗室之貴者為藩屏垣幹為輔弼無疏遠之懐德維寧宗子

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傳懐和也箋云斯離也和女德無行酷虐之政以安女國以是為宗子之城使免於難遂行酷虐則禍及宗子是謂城壞城壞則乖離而女獨居而畏矣宗子謂王之適子

音義价音界說文同鄭作介藩方元反大師音泰注大師同垣音袁翰胡旦反徐音寒被皮寄反適丁歷反下同遠于萬反難乃旦反

疏正義曰毛以為上既令王施法此言立法之事言王當用善人為官維以為藩鄣又用大師之大臣維以為垣墻又用大

邦諸侯維以為屏蔽王又身為大宗維當施政為之楨幹又和安汝德以施於民無行酷虐之政維安汝之國矣不但安汝之國亦與汝之宗子維以為城言其可以蔽身又得蔽于王必常行此德無使宗子之城壞又無得疏遠藩屏之人令王獨居此則王有所畏矣鄭以為當用此被甲卿士之人維為其藩鄣大師三公之大臣維為垣墻大邦成國之諸侯維為藩蔽大宗同姓之宗適維為楨幹皆近而任之令為王用無得疏遠之下四句同唯訓斯為離傳正義曰价善釋詁文藩者園圃之籬可以屏蔽行者故以藩為屏也垣者小墻之名故云垣墻亦是屏蔽之義也以大師是三公之官大邦是諸侯之國大宗文在其下則是天子之身故云王者天下之大宗以禮有大宗小宗為其族人所尊故稱宗子天子則天下所尊故謂之大宗也傳以藩垣屏皆防衛之名幹是施法之稱言以善人及三公諸侯障蔽寇難天子居內設法而撫安之价人總言用善則百官皆是故

文在大師之上諸侯非王朝之人故退大邦之文於下翰幹釋詁文箋正義曰箋以詩戒王使親其官人不勸王擇人為官故不從以价為善也价者甲之別名故以价為甲以其身被甲故稱甲人若言宗人宰人也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於周禮司馬之卿也以兵甲之事國之所重且舉司馬以明六卿猶言大師以顯三公也尚書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玆惟三公是太師為三公也以言大邦則不兼小國故知為成國諸侯也大宗伯云五命賜則注云則未成國之名又云七命賜國則伯以上為成國也襄十四年左傳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周為六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明堂位注成國之賦千乘則侯地四百里以上始為成國其伯未成國也此言大邦成國當亦侯以上也以天子諸侯皆絕其宗名且以上文類之不得為王之身大者衆多之辭宗者與王同族故知大宗王之同姓世適子也此价人太師大邦大宗皆王宜親愛故總之云王當用公卿諸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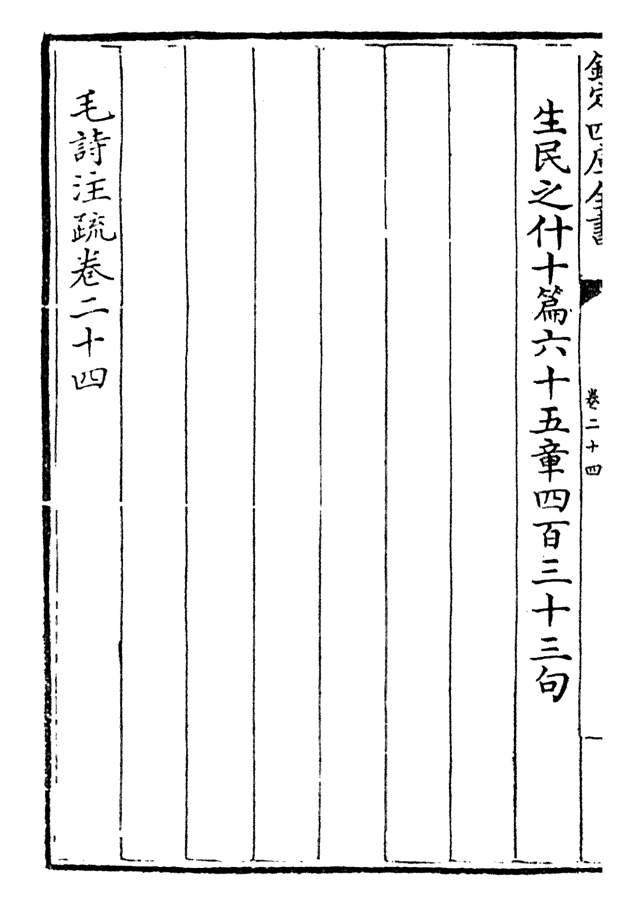
及宗室之貴者為藩屏垣幹為輔弼無疏遠之也文次如此者卿雖卑於公而親掌職又兵用事重故先公言之大邦非在王朝大宗未為官職尊卑次之也箋以公親為卿故便文而先言公耳傳正義曰懷之為訓思也來也止也思止亦和之義故為和也箋正義曰斯離釋言文以上章刺王酷虐故知懷德維寧謂和汝德無行酷虐之政以安汝國也懷德之下即言宗子維城明以此懷德為宗子之城宗子王之適子也有禾下者皆欲福及長世恐子孫之不安故言以德為城使完於患難城可以禦寇難故以城喻焉又解城壞之意若其不和汝德遂行酷虐之政則民不堪命禍及宗子是謂城壞宗子之城既壞則羣臣乖離而汝王獨居而有所畏懼矣以是欲王之親輔弼之臣使不乖離固宗子之城使不傾壞則令已無獨畏之憂也以上言大宗謂同姓之適此言宗子嫌與上同故辯之云宗子謂王之適子也周語曰彘之亂宣王在召公之宮國人圍之召公以其

子代宣王是禍及宗子也雨無正曰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是君臣乖離也昭二十六年左傳曰至於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於彘是獨居而畏也是賢人之言皆有徵矣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傳戲豫逸豫也馳驅自恣也箋云渝變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傳王往旦明游行衍溢也箋云及與也昊天在上人仰之皆謂之明常與汝出入往來游溢相從視女所行善惡可不慎乎音義渝用朱反昊胡老反曰音越下同羨餘戰反溢也一音延疏正義曰上既勸王和德以安國故又善反本或作衍言當畏敬上天當敬天之威怒以自

肅戒無敢忽慢之而戲謔逸豫又當敬天之災變以常戰慄無敢忽之而馳驅自恣也天之變怒所以須敬者以此昊天在上人仰之皆謂之明常與汝出入往來游溢相從終常相隨見人善惡既曰若此不可不敬慎也傳正義曰戲豫謂戲而逸豫馳驅謂馳騁自恣皆謂非禮而動反道違天如此者則上天罰之故戒王使敬天也孔子迅雷風烈必變注云敬天之怒則天之怒者謂暴風疾雷也周禮大恠異災則去樂徹膳則天之變者謂大恠異災也言上天之道有此變怒之時故常須敬戒非謂當此變怒之時獨禁逸豫自恣也箋正義曰渝變釋言文傳正義曰以王與出共文故為往也既有出往則亦有入來故箋言出入往來此出王游衍還是上戲豫馳驅之事故云游行衍溢亦自恣之意也

板八章章八句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三十三句

毛詩注疏卷二十四

毛詩注疏卷二十四考證

生民章禾役穟穟傳役列也○李樗曰役禾之末也説文亦云禾末也較毛説為勝

瓜瓞唪唪○唪説文作菶集韻作[illegible]

維秬維秠○臣光型按爾雅翼云鄭氏釋芑人以秠之狀雜于秬郭氏鮮釋草以秬之色雜于秠郭又引漢任城生黑黍詩歌后稷播種乃民事之常如必待任城所生而後降之則没世不可得矣此條所駁甚是

但謂秠即來麰而以說文一來二縫為即一稃二米恐未然本草圖經云秬黍之中一稃二米者今上黨或值豐歲往往得之此為得其實也

或舂或揄○揄韓詩作抌

行葦章敦弓既堅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臣人龍按詩記曰孔穎達難王肅燕射之說謂燕射旅酬之後乃為之不當設文于曾孫維主之上豈先為燕射而後酌酒也遂從鄭氏以為大射抑不知此篇乃

成周燕宗族兄弟之詩非大射擇士時也按儀禮燕射如鄉射之禮射雖畢而飲未終樂解無筭爵獻酬尚多言酌大斗祈黃耇於既射之後亦豈不可乎此章當從詩記作燕射

傳疏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彤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事不經見○荀子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

箋疏其黨賢於其若干純○禮記原文無黨字

卷阿章茀禄爾康矣○爾雅注作被福康矣

民勞序箋厲王成王七世孫疏左傳服虔註云穆公召康公十六世孫○臣光型按史記燕世家自召公以下九世至惠侯惠侯當周厲王奔彘共和之時是惠侯與穆公共世也縱子有早晚命有長短不應一召公之後北燕之封與畿内之封世數懸絶若此史記周自成王以下至孝王共九王七世與燕自召公以下至惠侯九世相去不遠服注穆公為康公十六世

孫其言未可據也

憯不畏明○憯說文作朁訓曾也

板章是用大諫○諫左傳作簡

乾隆御覽之寶

毛詩注疏卷二十四考證